

5201.53  
3600

# 蕉風月刊



5201.53  
3600

BULANAN CHAO FOON 394

| 編輯筆記                          | 六月發生的事  | 編者  | 01   |
|-------------------------------|---|---|--|
| 西洋文學劄記                        | 筆記 R.L.S.<br>史蒂文生 (Jorge Luis Borges 作)<br>盲彪 (詩/ Jorge Luis Borges 作)<br>顧均正   | 離石  | 03   |
| 浮生記                           | 這種溫暖<br>青春不悔<br>時光，請留步<br>略談幾本語文書<br>楊牧的中年世界<br>冷/ 記憶/ 梁秉鈞<br>資訊錄<br>讀者來函<br>本地戲院半翹知多少<br>馬來西亞獨立後馬華文學的發展<br>四則<br>水火相容——法國畫家莫鳳  | 離石譯<br>離石譯<br>離石<br>歐芙伶<br>伯督<br>完顏藉<br>公孫無忌<br>軟牛<br>張瑞星<br>編者等<br>洪泉<br>公羽介<br>姚拓<br>編者輯<br>陳瑞獻   | 05<br>05<br>05<br>06<br>07<br>08<br>10<br>12<br>13<br>16<br>17<br>18<br>22<br>30<br>32   |
| 一紙亂墨<br>語文閑談書                 |   |   |  |
| 讀者・作者・編者<br>電學史<br>文藝<br>意讀藝錄 |   |   |  |
| 大學城                           | 創作  |   |  |
| 新葉小品                          | 面具<br>翹在睫毛間的幽意<br>意外<br>只是想你<br>寄瑪莎亞女子<br>心遺落在哪裏<br>聯想貓<br>恬靜的一天<br>死林<br>星星人是我的愛<br>失足<br>靠港的時刻<br>景像<br>一架舊鋼琴<br>關於 Monologue<br>遠寄天涯<br>一隻蝶/ 始與終<br>風客詩三首<br>城裏的一張臉<br>午夜日記<br>明天會更好<br>心遼遼，需此一山<br>日課 (J.J. Morvan 作) | 雲龍<br>子桑鹿<br>阿細<br>美雨子<br>伊海安<br>也流<br>阿胡<br>唐祖怡<br>徐流<br>徐流<br>張雁每<br>矣像<br>阿細<br>阿怡<br>黃雪艷<br>程可欣<br>徐流<br>風客<br>冬竹<br>王祖安<br>紙紙<br>謝永就<br>陳瑞獻譯 | 36<br>37<br>38<br>38<br>39<br>39<br>39<br>40<br>48<br>49<br>58<br>44<br>45<br>46<br>60<br>62<br>51<br>52<br>54<br>55<br>56<br>57<br>64 |
| 短篇小說                          |   |   |  |
| 散文                            |   |   |  |
| 詩作                            |   |   |  |
| 文藝專題                          |   |   |  |
| 圖片說明                          | 《低潮》<br>・莫鳳，法國畫人。其人其畫介紹見本期<br>《蕉風》「讀藝錄」版。   | 莫鳳  | 封面   |



Borges

編 輯 筆 記



## 六月發生的事

\*編者

一九八六年，波赫士八十六歲。他去年說：「人不應該活那麼久，但你又能怎麼樣？」就在今年六月十四日，日內瓦傳來了老詩人病逝的消息，他終於能「怎麼樣」了。因為喜歡波赫士，我們今年自第三九一期開始譯介他，這一期談史蒂文生時，還譯刊了波赫士的短文與一首關於史蒂文生書中人的詩。喜歡波赫士的人都知道他喜歡R.L.史蒂文生……。死亡對於波赫士，也許就像他筆下的貓的世界——「那是如夢般親近而又分離的世界。」以後讀波赫士的書時，想起寫書人已不在人間了，一定會覺得「滿室寂意」。

在波赫士棄世之前，法國的西蒙·德·布娃與尚·紀涅的死訊也令我們黯然良久。在塵世的

文字世界裏，這些離去的前人刻下了他們的「筆體」，這些筆體構織成的「作品」或「正文」，似真似幻，但至少會勾起我們的情懷與知趣；如今書寫文字的「真身」退隱，我們在運作自我指涉的詮讀之餘，懷念之情也就更深了。

馬漢茂 (Helmet Martin) 是德國漢學家，劉紹銘是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教授；今年六月三十日到七月五日，這兩位先生在西德多瑙河畔的 Schloss Reisenburg 主辦了一場題為“The Commonwealth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研討會。這是第一個把大陸、台灣、香港、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印尼、瑞士等地的中文文學擺在一起的國際討論

會。劉紹銘教授也因而把 Commonwealth 譯成「大同世界」。

華裔馬來西亞文學多年來在赤道邊緣開花結果，自有妙曼生姿的一面，歐美學者不見得有興趣重視，日本雖有學者研究，却也不無盲點。這些其實並不太重要，重要的是我們的文學作品除了題材的現實性外。是不是還有歷久彌新的趣味，比如說，文字、風格？這才是我們這一代的作者不能不深思的問題。

無論如何，這次的當代中文文學「大同世界」討論會，至少見証了大陸與台灣以外，「靈根自植」的所在不少，但願日後大家「自求多福」，好好營造未來的境界。

姚拓先生的稿，即是他在該盛會發表的論文。 □

編輯顧問：姚拓·白立·鄭良樹  
梅淑貞·紫一思

主 編：張錦忠

編 輯：伍梅彩

出 版：馬來亞印務公司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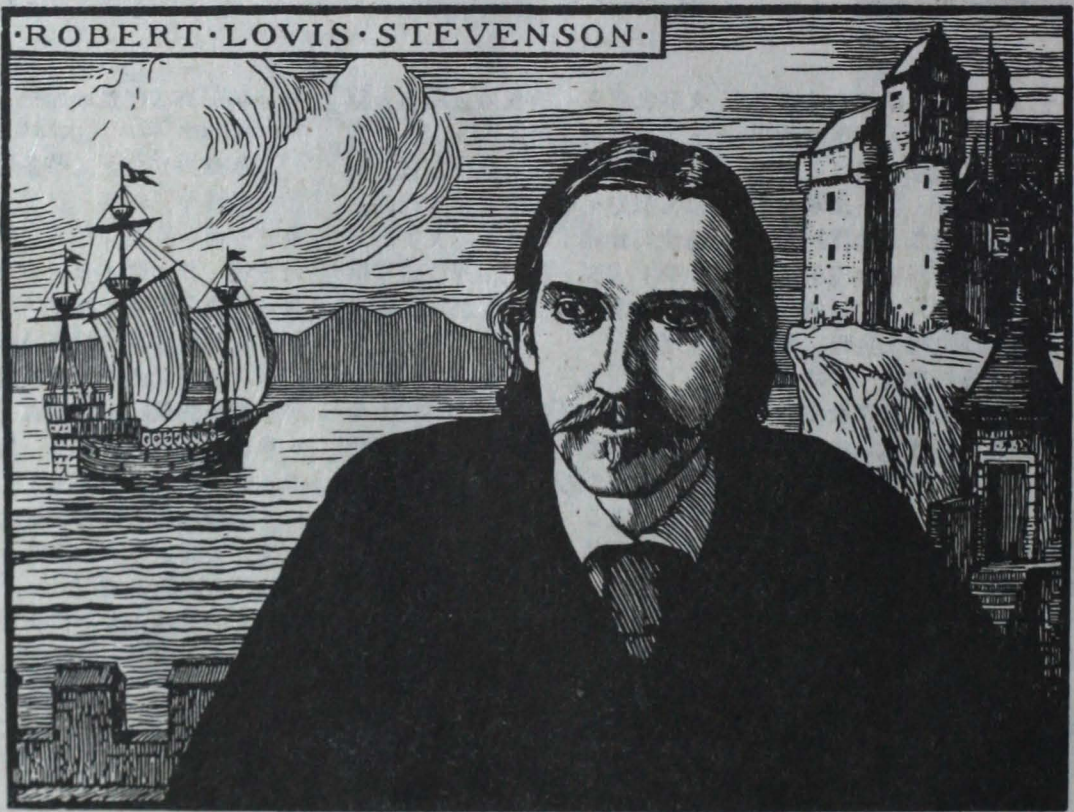
印 刷：馬來亞印務公司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

請將訂費買成郵政匯票寄至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人 的 燈 提



R. L. 史 蒂 文 生

\* 《讀書人》（一九一三年）裏的木刻

\* 他照亮了藏在你心靈黑暗深處的喜悅……

## 筆記 R. L. S.

\* 離 石

1.

史蒂文生的聲望也許真的是過譽了，至少他最成熟的長篇並沒有寫完，而且他大概不無虛榮心或自戀狂，甚至有點做作，但是我們仍然喜歡他，像大衛·戴啓思說的，只要你花過時間讀他的信札、長篇小說、短篇、散文，而且知道一點蘇格蘭背景，你就會瞭解藝術家史蒂文生及史蒂文生其人，甚至對他產生好感。雖然戴啓思自己也寫了本《史蒂文生新評》。

2.

畢竟史蒂文生用生花妙筆營造了引人入勝的想像世界。他的《金銀島》等海上冒險小說，賦與「追尋」這基型新的意境。讀這些小說，也許我們會想起馬克·杜溫（為甚麼要譯「吐」溫呢？）的兩部頑童歷險故事，可是杜溫的世界，是一個充滿道德倫理的世界。然而像《金銀島》這樣的書，裏頭雖有正直的船長、機警的醫生，但主角其實是「船上的廚子」（本書原名也）高佬鍾·施弗，書裏的人物跟善惡、道德云云也扯不上關係，因為他們一伙人的追尋本身就是從貪婪與私利出發，誰是好人誰是壞人並不那麼黑白分明。

3.

譯《誘拐》的侯浚吉給史蒂文生評價極高，他說：「史蒂文生善於以散文體裁寫作，他的文體是第一流的，在英國文學史上，可以說還沒有一個散文作家或小說家能夠真正在這方面勝過他，他對英國文字完全能操縱自如，文筆縝密流暢，而有一種優美的抒情的音調，這種音調，有時如婉轉的笛韻，有時如激昂的琴

聲。」他還謙虛地說：「譯者這支拙筆，實在無力傳達這種文字之美，譯者所做的，不過是介紹它的故事罷了。」

4.

他的文體是下工夫鍛練出來的。在學校讀書時就沒認真應付功課，而把時間花在閱讀自己喜歡的作家。一讀到動人的作品，就「猴學人樣」地模倣起來。蘭姆、華茲華斯、霍桑、波德萊爾、狄福等都是他的模倣對象。他也喜歡培根、司各特、庫柏、大仲馬、惠特曼、梭羅、柯林斯。這些作家不是作品充滿浪漫、傳奇色彩就是文體悠美，史蒂文生自己也可歸入此類。

5.

有一個叫阿蒂麗·A·布德的小女孩有一回有緣跟史蒂文生比鄰而居。小女孩崇拜《金銀島》的作者，鼓起勇氣請他指導寫作。史太太芳妮佈布小姐受不了史蒂文生的苛求，於是自己出馬，可是我們的大作家看不過眼，決定親自指點。

他說，先模倣別人的文體吧。他說，永遠別寫長句。他說，寫完每個句子，大聲唸出來聽聽。去他的文法規則，他說。你怎麼用那麼多形容詞，他生氣了。草地一片綠？難道英國還有不是綠色的草不成？他咆哮道。

6.

給史蒂文生寫傳記的伍德稱他「提燈的人」。亨利·詹姆斯的哥哥威廉有一回引了史蒂文生「提燈的人」的話，並許之為「不朽之作」。史蒂文生這篇散文敘述蘇格蘭漁村初秋的夜晚，鄉童提着牛眼燈籠在路上嬉戲。他們在黑暗中體會了生命的喜悅，



\* (內陸航程) 初版內頁 (華特·柯達作)



\* (騎驢走天邊) 初版內頁 (柯達作)



\* 祖·史特朗設計史氏夫婦木刻圖

# The Lantern Bearer

*A Life of Robert Louis Stevenson*

James Playsted Wood

ILLUSTRATED BY SAUL LAMBERT

PANTHEON BOOKS



\*伍德著史蒂文生傳內頁

\*沙·藍勃畫史蒂文生像

像領悟了心靈深處與想像世界的另一種真實。他說，真正的現實永遠無所不在，詩人發現了喜悅的所在後，用比歌還美妙的聲音誦之詠之。他就是這樣找到了自己的聲音以及生活的真理。他永遠是個提燈的人，把喜悅的秘密匿藏處照亮給我們看。

7.

波赫士喜歡史蒂文生，喜歡《金銀島》。喜歡波赫士的人無人不知。「盲彪」收在《夢虎集》裏，沒有看過史蒂文生的書的人自然不知典出何處。阿彪也是老海盜，許多年後，回來找尋寶的棧索。不過波赫士寫阿彪，寫的是他的盲眼，寫的是死亡，而不是金銀珠寶。

8.

史蒂文生在金黃的夕陽餘輝裏死去。那是一八九四年十二月的事，是年他四十四歲，在薩摩

亞的屋裏，寫完信，下樓，下地窖取酒，上來，感覺不適，問妻子道：「我看起來不對勁嗎？」，說罷不省人事，晚上即——借用波赫士的話，找到他的黃金海岸了。

亨利·詹姆斯乍聞好友死訊，連呼：「這不是真的！不是真的！」

9.

關於亨利·詹姆斯與史蒂文生「文人相重」的因緣，請讀吳魯芹的書《文人相重》（台北：洪範）。史蒂文生喜歡朋友、喜歡幫助朋友，不過也有跟朋友交惡的例子。《金銀島》裏的鍾·施弗，即以友人韓利外貌為模子，韓利大概不見得高興，後來史蒂文生久留薩摩亞不歸，親友除了亨利·詹姆斯等少數人，都不太諒解他。那時芳妮偶亦有作品

發表，韓利讀後去函史蒂文生指責芳妮剽竊，兩人開始用溫文的言辭吵架，弄到後來幾乎反目成仇。史蒂文生大概對這件事感到傷心。有人認為韓利攻擊史蒂文生，實在是出於「文人相輕」、「相妒」的心理，說得也是。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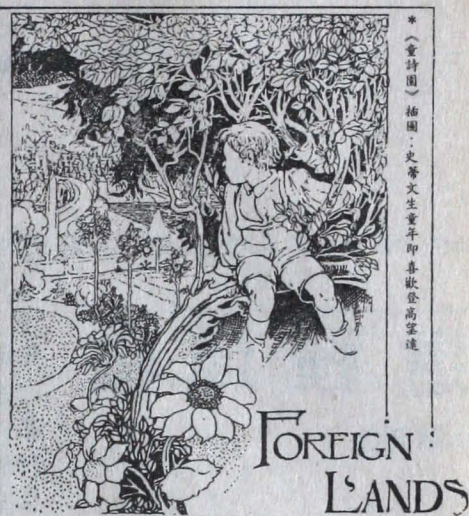
第一次讀英文書，即讀《金銀島》簡本。那位初中英文老師姓文，大概是史蒂文生迷，後來他又選了《誘拐》給我們讀。年少時的讀物似乎反映了日後的閱讀口味，比如說，我讀中文書，也是先讀《三國演義》、《水滸》故事（後來才讀原文版，如獲至寶），而不是甚麼《紅樓夢》，英文書也是如此，《金銀寶》、《誘拐》之後，也沒讀過甚麼「文藝書」，後來上「小說選讀」課，老師選了《簡·愛》，我一點興趣也沒有。這是題外話了。

# 史蒂文生

\* Jorge Luis Borges

\* 離石譯

在史蒂文生短暫的生命旅程中，肺病一直緊纏着他不放，從愛丁堡追到倫敦，從倫敦追到法國南部，從法國追到加利福尼亞，從加利福尼亞追到太平洋的薩摩亞島，病魔終於在那兒擊敗了這位勇敢頑抗的蘇格蘭人。也許正因為病魔纏身的緣故吧，史蒂文生越發憤圖強，結果給我們留下了許多英國文學史上的重要作品，這些作品堪稱字字珠璣，篇篇精彩。他早期作品中，有一本叫《新天方夜談》，寫出了倫敦離奇的一面——一直到很久以後，卻斯特登（他也給史蒂文生寫了本熱情橫溢的傳記）才重新發現到這一面。《新天方夜談》裏有個名篇，題為「自殺俱樂部」。一八八六年《化身博士》出版。小說最後真相大白，二個主角原來是同一人化身；這個結尾出乎讀者意料之外。史蒂文生在睡夢中得到這場角色轉換戲的靈感。很多人顯然視這本不太長的長篇為推理作品，史蒂文生終生信奉文體論不渝，筆下也顧盼生姿。他曾寫道：詩直接地滿足人們的期盼，而散文則以令人驚奇的方式滿足人們的想望。他的散文（如《塵與影》）與短篇（如《麥咸》，犯罪故事）都是一流作品；傑出長篇則有《巴蘭特萊主人》（主題為兄弟間的恨）與未完成的《何密斯頓的維爾》。他的詩語言介於正統英文與蘇格蘭方言之間。他也寫兒童書，結果文名幾乎因而被掩蓋了（另一個寫兒童書的作家吉卜林也是這樣），因為人們忘了《金銀島》的作者也寫散文、小說、與詩。史蒂文生是英國文學裏其中一位最可愛最英勇的作家。



\*《童詩園》插圖：史蒂文生童年即喜歡登高望遠

## 顧均正

顧均正是開明人，一九〇二年生。開明，指的是作風開明，只出好書的開明書店，讀三十年代文學的人有誰不知道開明呢？顧進開明之前，編過商務印書館的《少年雜誌》，在那兒譯了不少格林兄弟與安徒生童話。他還寫了一本《安徒生傳》呢，那是一九二五年的事了。

顧均正自己也寫兒童文學，如《白貓》與《公平的裁判》，可是我沒讀過，三十年代的中文兒童文學景況如何，我們不甚了了；那時代的兒童今天差不多是老人了，他們也幾乎不提當年他們看甚麼兒童書。

顧均正也寫科幻小說，如《和平之夢》、《倫敦奇夜》、《在北極底下》，我也沒有讀過，因為根本沒有人給我們好好整理中文世界的科幻小說。

我只讀過顧均正譯的《寶島》。史蒂文生的書，五十年代上海新文藝出版社出了不少。如《誘拐》（侯浚吉譯）、《錯箱記》（吳均陶、姚叔高譯）、《新天方夜談》（萬紫、湯貞譯）、《黑箭》、《培蘭持洛的主人》、《卡特里奧娜》（這三本中譯本沒讀，不知譯者是誰）。顧譯本是三十年代開明版。

\* Jorge Luis Borges

## 盲彪

\* 離石譯

遠離大海遠離烽火，  
愛跟他一道改航後他們迷失了，  
瞎眼的老海盜步伐蹣跚  
走過英國郊野的黃泥路。

農舍的惡狗吠他，  
村裏的孩童戲弄他，  
他形容憔悴不斷地打瞌睡  
老是揚起路旁壕溝的黑塵。

他曉得遠方的黃金沙灘  
一直替他隱藏着他自己的珠寶  
命途多桀原無須多費唇舌；

你也在遠方的黃金沙灘  
給自己留着一筆不朽的珠寶：  
那是隱隱約約絡繹不絕的死亡。□



\*《黑箭》初版（一八八八年）插圖

\*如今浪漫的定義對我來說，是選擇一種比較舒服的生活方式。

## 這種溫暖

\*歐美伶

像我們這種人是很辛苦的，想得太多，無所適從，星期一早上起來，有一種萬念俱灰，望着窗外發白的天空，有一種衝動想買張飛機票飛去另一個地方，然後搖個電話回來說，我現在在甚麼地方，不來上班了，請兩個星期假云云。

白天要很獨立的去面對工作問題，出外找新聞，那些藝人老是問，你們的標題如何如何，像犯了滔天大罪，我不知如何說，標題又不是我經手，外頭的人不知道真相，我又不能老去解釋，久而久之，累，一種刻骨銘心的累，傍晚下班已經快崩潰了，無窮無盡的想依賴一個人。

有一次，男人說，為甚麼要等我開完會十點鐘才吃晚餐？你上班時很獨立的啊。

已不再年輕如十七八歲了。我不能稱在晚上等一個男人一起吃晚餐是一種浪漫，然而那是一種心靈上的慰藉，一個諒解的眼神，在人群中穿插着，我喜歡這種溫暖，像愛。

我記得很多年前，我也是如斯的穿着波鞋背着麻袋走在街上，那時候的感覺是好浪漫，後來有鄰居看見了告訴我家人，我看見你的女兒臉青青的走在街上，做甚麼？她有貧血嗎？

是的，我當時有貧血，然而在當年來說，貧血總抵不過浪漫，如今，一切變得都不一樣了，大部份時間裏，責任感第一。

如今浪漫的定義對我來說，是選擇一種比較舒服的生活方式。

甚麼時候能有一個長假，到其他地方去走走，最好那個地方有很多綠的。

我開始明白為甚麼有人會坐幾個小時的飛機到另一處喝一杯咖啡，然後再回來上班。也許有人會認為這是不可思議的事情，然而，人，有時候總要做一些傻事的，至少比聰明人快樂一點。





# 青春不悔

\* 伯 督

\*有人讀灰姑娘和《讀者文摘》長大，有人一生僅讀的幾個字是刊在《龍虎門》上，無論是過早被推入社會，還是面對考試惶惶不可終日，其間的徬徨和不安，又有甚麼不同？

侯孝賢在澎湖遇見一群年輕人，在嘻笑怒罵的玩桌球：「看樣子他們沒再繼續唸書，感覺他們是那麼不安定，好像隨時會出事，在這群年輕人身上，你看見青春生命不可預測的哀傷和悲壯……」這情景日後被他拍入《風櫃來的人》。在本地暫時無緣觀賞。

在《光華雜誌》讀到這篇文章——不安定，像是隨時會出事……像電光火石地打中了我的心，是的，就是這樣。

有次我吃晚飯，在飲食店裏人客稀少，正對面坐着三個學徒模樣的少年，雖然已有十七八歲了，但眼臉的弱小，都給我童工的感覺。其中一人頭髮微褐雀斑幾點，很小的樣子，低着頭，神情憂傷，像是在訴說着甚麼。（是給老板開除了？我想。）整個人表露的正是不安；其他兩個人近坐着，盡力說些話，強笑，作些動作，像是不在乎其實是無能力的樣子。也還是孩子。

看完午夜場的時候，眼見少

年們將摩多扭得震天價響，在黑夜的燈明裏呼嘯而去，恆常令我想起的是這些：我已不算是少年了，在我少年的時候我是怎樣的面對生命的不安和挫敗，我想起這一些就會對少年們多些寬解，有人讀灰姑娘和《讀者文摘》長大，有人一生僅讀的幾個字是刊在《龍虎門》上，無論是過早被推入社會，還是面對考試惶惶不可終日，其間的徬徨和不安，又有甚麼不同？

在年少的時候，應當做些甚麼，又不應做甚麼，誰能作得準？我不知是否輕視「青春無悔」這句話，（有人的少年歲月，像是可以在一天之內看完。）我只知道整個生命都是無力後悔不可回頭的——這樣子說道理了。何妨說一次道理——換個方向來說，又何必說道理？已過去的在微笑，而未過去的電光火石也終必過去，只要知道掙扎求存，沒有多少人青春期過後萬劫不復。

只是希望，有多些少年能在日後說一句：生命無悔，這是太樂觀的想法，我知道，但何妨樂觀一次？

□



# 時光，請留步

\*完顏藉

\*他一看，只見一匹灰馬……馬背上的人名字叫死亡，陰府也隨着他。



當靜坐、冥想、心齋、內外丹功、結手印甚至唸咒等都無法使你返老還童之餘，改而迷信神話，或可取得片刻的時光停留。心神一經「淡入」，剎那間，「上司與我」之類的煩惱，便如雪如煙般盡皆散失。

「上司與我」的煩惱是：1. 我花長時間完成一份差事，上司怪我慢吞吞，上司花大把時間執行一項公務時，他是處心積慮；2. 我無所事事，上司罵我偷懶；上司如此這般，他是忙着別的或更加重要的公事；3. 我採取主動，他嫌我自作聰明；他自作主張，則是把握先機；4. 我討好上司，他譏我拍馬屁；他拍他上司的馬屁，那是合作；5. 我的過失，上司永遠忘不了；我的苦勞，上司從未放在心上。

這一類的煩惱一除，時光的障得遂去，於是……

於是他辭了親友，離開家，去找一個人永遠死不了的地方。走呀走的，恍惚之間，到了一座高峯，只見一個胸前飄着一堆雪白長鬍子的老人，推着一車石子，高歌而來。

他向老人問道——長生不死之道。

「跟着我，」老人說。「我

正一塊一塊地把整座山上的石子搬走，跟着我。」

他問：「這需要多少時間？」

「一百年，至少一百年。跟着我，你至少可以多活一百年。」

「過了一百年，我還是會死是不是？」

「不錯，」老人回答。

他向老人道別，繼續上路。活五十年與一百年，只是相對的長生，不是永生，不是究竟。

他往前走，那份急着要找一個不死之鄉的心未死。一座富麗堂皇的宮殿在他眼前出現。宮內走出一個老頭，問：「異鄉人，你在找誰？」

「找一個永遠沒有死亡的地方。」

「你遇上我算你走運：你找到了！只須跟着我，保證你世世代代活下去。」

他遂跟着那老頭，進了宮，從此過着不死的歲月。

宮裏，時間果然止步。但不死的日子過久了，生活逐漸變得單調起來。他想念宮外生死的世界、思念家、思念親友。有一天，他再也按捺不住。他對宮中的老人說：「世間確是沒有一個地方可與此間相比，但我此時很想家，很想回家走一趟，看看家人

怎樣了？」

「家人？你最後的親人都已去世。」

「我還是想回去，看一看我出生和長大的那個小鎮。」

「如你一定想回去的話，也好。不過你得照我的吩咐行事：到馬廄去，騎上我的千里馬。上了馬，一路上不管發生天大的事變，你都不可離開馬背，不然你會突然暴斃。」

他依言跨上千里馬，朝家鄉奔馳而去。瞬息間，他回到了家鄉。小鎮已面目全非，幾乎無法辨認。他出世的那所房子、那條街，已不知去向。他在馬背上問路過之人，沒人聽說過他的姓氏。

他悵然若失，心想，算了，世事本就如此。他掉轉馬頭，朝來路回宮。到了半途，見一個趕着一輛裝滿了鞋子的車子的車夫在為着輪子陷進泥沼的事乾着急。

「行行好事，先生，」那車夫央求他：「請下馬幫我把陷在泥中的車輪推出來。」

「我急着趕路，對不起。我不能下馬幫你的忙。」

「做做好事，天快黑了。你只須幫我把輪子推出泥沼就行了。」

他一時心生慈悲，下了馬。

車夫一個箭步，上前，一把將他揪住，哈哈笑道：「告訴你，老夫便是死神。從來沒有人能逃過我的追捕：你看看我車上的那些破鞋子。這便是一路追你追破了。」這便是神話的結局。

我想，所有的神話的結局，大抵如此。你進了神話世界，就如同進了電影戲院。院內燈光一暗，你遂「淡入」另一種神話世界。到了燈光一亮，你如夢初醒，從戲院中走出來時，啊，天！正如《啓示錄》第六章第八十節中所說：

「他一看，只見一匹灰色馬……馬背上的人名字叫死亡，陰府也隨着他。」

對這類「時光請留步」的遐想，許多人會譏：為「唯心論者的悲哀」。作此譏笑的這班「唯物論者」還是選擇現實世界裏的名利場，去爭做上司，叫別人管屬下；沒想到現實世界的結局，跟神話世界的結局是殊途同歸：一到了退休之年，也就恍然美夢乍醒，走出了亮了燈的電影戲院。出來一看，糟！

他看見那騎在灰色馬上的人，也在外面等着他了。

\*讀了這幾本小書，未必就能寫好句子或文章，但至少懂得甚麼地方該用心……

## 略談幾本語文書

### \*公孫無忌

關於中文（也有人叫「漢語」），因為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後，只把漢語當中文，不無以偏蓋全或沙文主義之嫌），中文語法、修辭的著作，或文章作法這類的書，坊間很多，但是適合中學程度的，就不那麼普遍了。

本期略談幾本可以在一般書局找到的語文研究書，語文病例下次再談。有心的讀者翻翻這幾本小書，自可找到更多病例，也勝過讀我的小文章了。

- 《文心》，夏丏尊、葉紹均合著。

本書原為開明書局三、四十年代的暢銷書，後來大概因為太受歡迎的緣故，出現了各種版本；這裏的高級文憑考試華文科也將本書列入考試範圍呢。現有中國青年出版社（開明書局後來改組，與青年出版社合併而成中國青年出版社）新版，本坡的大眾書局特價部售每冊馬幣二元。

《文心》講讀書與習作的問題，但並不直接說理，而是用故事來呈現欣賞與寫作時應該注意的地方，頗能引人入勝。更重要的是，兩位作者指出「作文是生活的一面，而不是生活的點綴」。

讀者弄明白了這點，再讀「觸發」篇，當會有所得。「觸發」是本書最有啟發性的一章，是真正的「文心」。另外還有一篇談語感的，說「我們在衣服上或可甘心做窮人，在辭類上却不妨是富人」，「說得多好呀。」陳原說。

我中學時讀過這本書，它曾幫助我弄清一些觀念，現在重讀，還是感到十分親切，不過有些地方已不太同意了；當然那也沒關係，只要不把它當考試用書讀，初學者還是可以從這本平淡踏實而意味深長的書中得到不少好處的。

- 《香港學生的作文——專談遣詞造句》，思果著，香港：香港文化，一九七九，五十六頁，港幣三元。

散文家思果先生在香港時，做了多年的「語文觀察家」，也寫了許多文章談香港的中文。這本小書進一步把方言、劣譯影響，及一般文學、修辭錯誤分門別類列舉出來，給青年學子、家長以及教師參考。不過，很多人並不知道思果寫過這樣的一本小書。一般青年、學生作文的毛病

當然很多，如「陳腔爛調、缺乏組織、意思糾纏不清、不會用標點符號」，不過本書只談遣詞造句的通病，而這已一言難盡了。

思果先生雖然談的是香港生的中文通病，不過這些語病也是我們常犯的；而像粵語與劣譯的影響，我們也一樣受害不淺呢。

本書大部份內容曾在已停刊的《學報半月刊》刊載。

- 《我愛語文》，殷德厚著，香港：山邊社，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一二八頁，港幣八元正。

這本小書有幾個優點：不空談理論，而以文句病例為主；不僅診斷病句，而且開出藥方，分析根源；指出中學生語文程度固然低落，教師亦多語文水平低下。此外，作者行文淺易流暢，真正做到了深入淺出的工夫。作者認為有了語文知識，「能使我們寫出的文字少出語病，而且能使我們增長識別病句的能力，獲得更多的改正病句的辦法」（頁三十一），仔細讀罷本書，大概也能獲得這樣的益處。

書名叫《我愛語文》，頗有童趣，是「擷芳書刊」主編何紫



\* 《文章修養》封面

取的，他也是兒童文學家；以前思果也寫過一篇談語文的文章，題目就叫做「我愛中文」。

- 「漢語知識講話」叢書，上海：教育出版社。

漢語知識，如詞是甚麼，甚麼叫語法，甚麼是句子，如何正確使用「把」字和「被」字，漢字改革是治標或治本工作等等，每個小問題都可以寫成幾百頁的大書，是套小叢書的作者却盡量以百頁以內的篇幅來討論（因此定價也不高），對怕讀大書的讀者來說，這套書顯然容易親近得多了。

這套「講話」共四十本，分為總類、語音、文字、詞匯、語法、修辭六部門，作者有王力、朱德熙、傅東華等人，一九五六—五七年間由新華出版社印行，一九八四年起由教育出版社修訂重版，是一套實際有用的書，值得向讀者推荐。

- 《語法·修辭·作文》朱德熙著，上海：教育出版社，一九八四，一四四頁，人民幣〇·三九元。

| 漢語知識講話          |          |
|-----------------|----------|
| 語言              | 羅之芬著     |
| 漢語              | 彭楚南著     |
| 語音              | 史有真著     |
| 文字              | 樊東漢著     |
| 詞匯、語法、修辭        | 林和文著     |
| 發音基礎知識          | 李振麟著     |
| 聲母和韻母           | 周見鈞著     |
| 方言和正音           | 王力著      |
| 字源和造詞           | 趙燕先著     |
| 漢字              | 傅東華著     |
| 漢字改革            | 羅林瑞著     |
| 漢語是什麼           | 洪惟仁著     |
| 普通話研究           | 何高人著     |
| 現代漢語研究          | 石川博著     |
| 普通話研究           | 張德超著     |
| 詞彙              | 王力著      |
| 名詞、動詞、形容詞       | 俞敏著      |
| 處所、時間和方位        | 文煥著      |
| 能願動詞、趨向動詞、判斷詞   | 劉心濟著     |
| 動詞和重疊           | 胡用志著     |
| 代詞              | 林燾著      |
| 副詞、介詞、連詞        | 郭其存著     |
| 動詞和嘆詞           | 孫德宜著     |
| 句子和句子分析         | 張氏之著     |
| 主題和語調           | 陸仲華著     |
| 英語和神話           | 孫志潔著     |
| 定語和狀語           | 朱德熙著     |
| 動詞和動詞           | 呂冀賢著     |
| 「把」字句和「被」字句     | 王正著      |
| 量詞和情態           | 叶尚華著     |
| 非主謂句            | 張中行著     |
| 聯合詞組和聯合數詞       | 黎德勝、劉德成著 |
| 修正重疊句           | 林和文著     |
| 「有」字句           | 傅東華著     |
| 祈使句、疑問句、祈使句、感嘆句 | 黃德章著     |
| 句群              | 田小琳著     |
| 漢語語法特點和應用       | 吳為章、張志公著 |
| 造詞              | 李惠德著     |
| 括弧              | 傅東華著     |
| 語法              | 林文金著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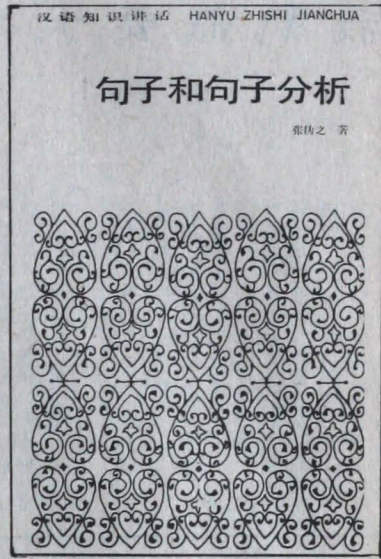
\* 「漢語知識講話」叢書書目

本書作者開頭就說：「通順是作文的最低要求」，是句強而有力的啟始句。接着又指出要有鑒別通不通的能力，則要有語言的理性與感性知識。本書提供讀者的，即關於語法、修辭、作文的知識；包括「的」與「地」、「有」與「存在」的區別何在，如何檢查語法錯誤，如何評改文章，如何使用標點符號等。這本小冊子內容與形式都接近上面提到的「漢語知識講話」叢書，價值也差不多。

順帶一提，大陸的出版物，近年來市面上可以見到的，似乎更多姿多采了，不過有些地方很令人厭惡，比如說，像這本談語文的書，難免要舉實例說明，可是為甚麼一定要舉跟他們的意識形態有關的例句呢？一本不失為實惠有用的小書，多了這點八股味道，就變成美中不足了。

- 《文章修養》，唐弢著，香港：香港文學研究社，一九八〇，一三六頁，港幣十二元。

已開始練習寫作的人，下過摸索的工夫，再來讀這本書，相



\* 「漢語知識講話」叢書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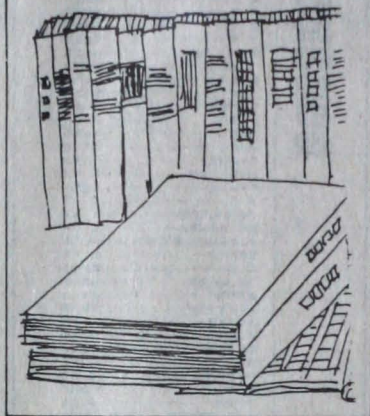
信更能明白作者的用心。作者從文字談到文氣，間中稍為偏重修辭一些；這幾篇大概因為是重頭戲的緣故，寫得特別精彩。

書名叫《文章修養》，暗示作文跟做人一樣需要「器識」，需要有修養工夫，而不只是文字的排組而已。

這也是一本新版的舊書。作者自承本書好處是「讀起來沒有流行的『八股氣』」，那倒是真的。文章修養的工夫之一，就是如何去掉八股氣。

唐弢寫散文，也寫書話，文筆頗有魯迅風格。他寫這本小書時只有二十七歲。

另外還有一些書，比較厚一點或深入一點，如思果的《翻譯研究》與《新究》二書，應該列入必讀書目；黃維樑的《清通與多姿》，有香港、台北二種版本，也是專談語文、修辭的佳作，想寫好中文的人，應該找來讀。不過這幾本書不在身邊，就不分開列舉了。另外一些比較薄的書，如呂叔湘的《語文雜記》、《語文常談》，也因手頭無書而無法介紹。



## 楊牧的中年世界

《有人》

詩集  
楊牧著  
台北：洪範  
一九八六年四月  
新台幣九十元

《有人》是楊牧第十本詩集，收一九八〇年至八五年秋作品凡三十四首。詩集扉頁寫道：詩人「對於個人心神的發掘及社會現實的評判，提出了文學藝術的見證。」然而，似乎楊牧詩心的轉變不止這些。早年流暢低迷的風格，已被詩集中沉鬱冗長的筆調淹沒；更重要的是，《傳說》中的茫然，已儼然換為《有人》裏的困惑。

《有人》和《傳說》同樣維持相同的基調：鄉愁；譬如「北極光」一詩，即是一貫熟悉的楊牧的世界。可是當鄉愁與「志業」或相溶或相悖之時，詩人的心情，就顯然超出了他個人的負荷。所以當他「回顧來時的道路盡在理念之外／……彷彿不可思索。如夢中邂逅的音容，成了最震懾讀者（包括詩人自己）的母題。生命於焉微不足道，一如「弱小的蝌蚪」，或如「人間飛行」，去「探生命的起源和寂滅」，然後「遺忘了歲月／復被歲月所遺忘。」在這種沉鬱的基調裏，楊牧轉而祈求愛，欲「回到蕨薇初生的洪荒」，就算「文明開始衰弱」，也要「憑藉著愛的力量」活下去。可是詩人又未始不知，外在世界仍舊無動於衷，這些這些，乃迴蕩而成楊牧中年有感的世界。

楊牧的詩後記，常寫詩觀。《有人》的後記也一樣，惟這次態度堅決：詩為人而作；詩是堅持，不是妥協。猶如一扇黑暗的閘門，此時壓在詩人肩上，一個「猶疑年代裏不安的信徒」，讓他覺得沈重。他是有企圖的：企圖把握「令佛微笑、羅漢屏息」的不安。不安起於紅塵裏「彷彿無關的一些事情」，而這些事情却「熱烈地發生著彷彿完全與我／有關」。詩人的聲音遂如狼嗥，從「不可辨識的方向傳來。」這種細膩的絕望與眾人的無奈背後，是絕對立著一個智者的心靈的。如果詩人不是一個「善於思維分析的人」，他是不可能一刀一刀勾勒出自己熔化的心，如何在「透明、流動、虛無」。也惟理路清晰的人，才能那麼敏感，隨氣候的遞嬗，凝然注視庸俗的世界回歸原來的位，過其慵懶陳腐的生活（「秋歌」）。於是季節的變換、自然花草的景觀，在「本事」、「擬田園詩」等一些作品中，反而呈現了「冷靜嚴謹」的面貌，沈著有力，「兼有參與和超越的力量」。

然而楊牧的中年世界仍然是有感的；是不是在詩人的「文學知識」日增之餘，必有的悲哀？

\*軟牛

# 本 事

\* 楊 牧

在阿姆斯特丹  
微微燦熱的晨光穿過陸續推開的  
窗戶和人們瞬間製造的驚訝

靦腆，以及一些詭異的好奇。  
惺忪的眼色從六樓高處次第解散

當燦熱的晨光穿過那些——在阿  
姆斯特丹。我站在閃亮的橋頭  
遠遠端詳你的風姿和膚色

空氣裏飄着熟悉的慾望和怨懣  
冷和暖孕育着一種倦怠

晨光一向運河中心投射  
濺起系列接近永恆的嘶喊

那是十七世紀留下的記憶

正在千萬魚羣中激盪，魚在綠藻間  
蚊蚋在水面盤旋。若是在十七世紀

白鳥從萊因河口陣陣飛來，聒噪  
過港邊的殖民大樓，噹噹鐘響六記

少數知識份子街頭散步，交換  
啓蒙的心得，談論巴黎，倫敦，印度

福爾摩沙。我們就可以這樣回潮  
帶着不忍割捨的溫情以及過量的冷淡

若即若離，在悔恨和歡暢的時光巨流裏  
嘗試去那樣絕望地合作，以血以肉

以頑強的骨髓，以一灘熱汗  
以子夜醒來對着窗外搖曳的柳影

暗暗垂落的淚——我們就這樣回潮  
在阿姆斯特丹

其實這一切都已經證明是遲了  
我的自尊比雷默卜蘭特的油衫更模糊

而且一旦龜裂了終於將繼續  
崩潰下去，如畫面一隻滴血的鼻

一盞不亮的燈，一籃打翻的豆子  
在阿姆斯特丹

當正午的市聲甚至已經將樹蔭染上  
馬達的顏色，我們坐在走廊外

狂揮着草帽看地圖：風車磨坊  
乳牛牧場，鬱金香田，遊艇碼頭  
眉宇唇唇發散着脂肪和知識的氣味  
認真地探討，辯論，妥協  
火車站廣場裏翻飛成羣貪婪的鴿子  
殖民大樓下是先生的戎裝像  
狂妄地杖劍咤叱，教我忍俊不住  
遂將所有的不耐逼成一點微笑：  
「好吧也可以——  
假使你覺得這樣最好」，雖然這一切  
這一切早已證明是太遲

## 冷/記憶/梁秉鈞

「冷」這類的字眼，「玻璃、冬、  
泉水、雨、浪」這類的意象不斷  
在他詩裏浮現。對於梁秉鈞，「  
冷」是一面明鏡，把記憶與時間  
映照出來：

反光的黑灰玻璃

影子裏來去昔日的天鵝

一種生氣復回

斷岩的左右

杼婉的一曲繼續下去

(「繼續」。頁廿六)

事實上，梁秉鈞大部份的詩  
是記憶（如「記憶中人面的楊柳」，  
「伸出它陳年的臂」，「童  
年時涉足的街道」……）的返照  
，像在時間裏燃亮的燭光，詩讀  
／寫完畢就光熄影滅。當然他也  
寫景，不過我們不難讀出景外之  
意來；梁的寫景詩，往往顯露出  
他對生活與人的關懷。從自承「  
那些紊亂蒼白的句子」到描述「  
一個老婦人／瑟縮在鐵皮屋內／  
腳旁一盆／棕黑色的醃檸檬」，  
梁秉鈞其實是「在不同的窗前／  
試聽同樣的蟬鳴」，雖然有時響  
起的是雷聲。

這是一卷近十年前的詩集。  
收入的是梁秉鈞六十年代中期至  
七十年代中期的八十三首詩。梁  
秉鈞還在寫詩，近年的詩作更有  
「成熟的菓園」的景緻，哪一天  
他出版下一本詩集，我們再來「  
遊園」吧。讀《雷聲與蟬鳴》是  
一次「驚冷」的經驗，說書人並  
沒試圖解說甚麼，也許解說的活  
動也一併留在下回吧。

\* 張瑞星

《雷聲與蟬鳴》

詩集

梁秉鈞著

香港：大樽指半月刊

三〇八頁

一九七八年八月

港幣十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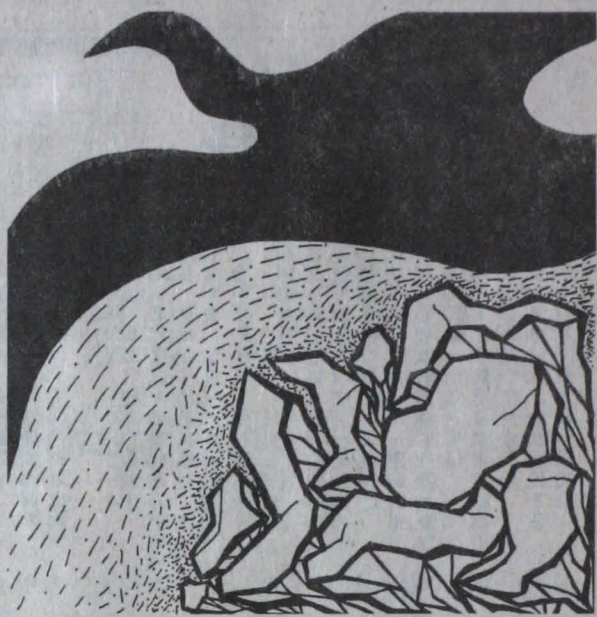
梁秉鈞沒在詩集《雷聲與蟬  
鳴》裏告訴我們他就是也斯，仿  
佛也斯是另一個寫散文的名字；  
我們自己在「香港文學」的 con  
text 裏找出這兩個名字間的親和  
性，然後在讀這本詩集時說，這  
是也斯的聲音（好像「在鴿早晨  
的話」哪，不管梁秉鈞願不願意。

不曉得梁秉鈞是否知道，他  
的詩裏有許多「冷意」。也許他  
喜歡「冷」這個 motif 吧——  
「冷列、冷冷、寒冷、濕冷、冰





• 尋瀑



• 石

送唐娜與唐納

\* 梁秉鈞

當我們談笑的時候  
你背過身，蹲在書架旁  
找尋衣魚灰燼的身體  
抹去牠  
像抹去頁邊一個字  
而我就說：  
當你離去  
這麼多的書  
這麼多的畫冊  
搬不走  
該怎麼辦？  
我知道  
一翻動那些書頁

塵埃瀰漫  
你又要咳嗽了。  
越過百葉簾的隙縫  
是民新街灰棕的屋宇  
一輛墨綠色的貨車  
紅色的字  
你蹲在書架旁  
說拆字成火  
我又看見你把絲印的綠色  
像衣裳那樣晾在廳裏  
然後摺疊  
放在一包黏土  
和泥人玩偶之間  
這屋中  
怎麼總有這麼多紙屑？  
節日里我們一起製造的花燈  
不知擱到那兒  
它們或許已經破爛  
你沒法把它點燃  
照亮你將走的路  
所以當你在門邊  
凝神細讀剪報  
說那些字體有時清晰  
有時模糊  
我想叫你不把廢紙放下  
你知道  
一翻動那些書頁  
塵埃瀰漫

你又要咳嗽了。  
昨天深夜我們走過看見你們的燈光  
知道你們仍在工作  
夜深時  
當電單車的嘩叫靜去  
我們在不同的窗前  
試聽同樣的蟬鳴  
今日一個早晨的風雨  
現在又是天晴  
我把破了的傘  
當作捏皺的廢頁  
棄在門邊  
你問起天氣  
我也不能預料  
你要在路上  
才可以感覺它  
只是當你離去  
這麼多的書  
這麼多的畫冊  
搬不走  
怎麼辦？  
壁虎疲乏地爬過  
百葉簾下舊書的峽谷  
你如果徬徨，不如聆聽  
窗外一個老人正在叫喚  
他只帶一塊磨石  
就磨盡一條街道參差的刀剪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



# 除夕

(摘要)

\*梁秉鈞

想看看有沒有瓦文薩的消息  
扭開電視的時候剛好他們說  
還有十分鐘

大蘋果就要從上面掉下來了

下面時代廣場那兒

他們多麼熱鬧

喝酒，高叫：「我們愛紐約！」

「哈囉，狄克·奇勒」

用一面牌子清楚表達自己  
他們知道甚麼要發生

我不知道

一點點雨 不太嚴重

四十多度的天氣 在時代廣場

你們現在那兒不那麼冷了

我這裏也沒有雪

你說無法眼見就不能感覺

雪的記憶却仍然令我寒冷

然後燦爛的燈光告訴你這是一九八二年  
擁抱

接吻

滿頭的金粉

我要告訴誰呢

已經是在另一個時間裡了

與我的說話，在住過的地方凝聚成積雪

像我眼前的分秒突然消失

微雨在通氣的織管裏叮叮作響

不知是說回來還是說不回來

\*這兩頁的插圖是駱笑平為梁秉鈞的詩而作的。左頁的圖是《雷聲與蟬鳴》出版那年畫的，很有拙趣；下面的是她從法國回港後作的，比較細緻。最近二人又合作出版了一本詩畫集。我們這期選刊了他們的作品，讓大家參照他們不同時期的詩/畫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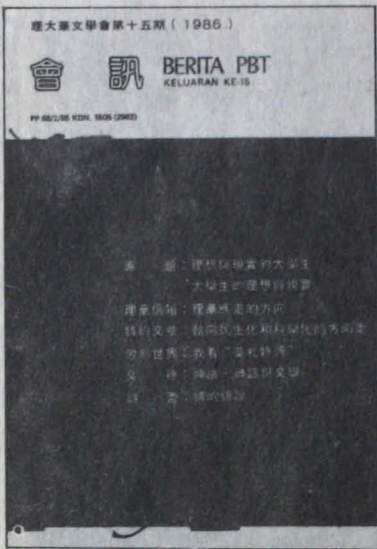
\*「唐娜與唐納」其實是另一位香港詩人作品中的人物，他們開了一間店……

•濱小清水



•除夕





## 《會訊》

大學生應該如何選擇科系？憑興趣還是看前途？目前甚麼科系最有錢圖？最吃香，最熱門的科系是不是最有錢圖的科系？有人說：「今天的大學生很少能獨立思考、獨立判斷……他們只會抄抄筆記、背背講義……。」理大華文學會第十五期的《會訊》針對上述問題做了一個「理想與現實的大學生——大學生的理想與現實」專題。在這專題內，葉謀振、洪天賜和胡雪洲講師接受訪問，並對上述各問題發表了他們的見解。李誦材、陶然和祝家華也發表了有關的論述文章。

《會訊》也刊出了各地文友的詩、散文和雜文等等類型的作品，其中有李學琴的「論科幻小說」，林靄庭的「華裔在本邦應學習雙語而非三語」，此外，該華文學會的近況和動態都可在此書內找到。郵購地址：

Thock Kiah Wah,  
c/o Persatuan Bahasa Tionghua,  
Pusat Mahasiswa,  
11800 U.S.M. P. Pinang.

資 訊 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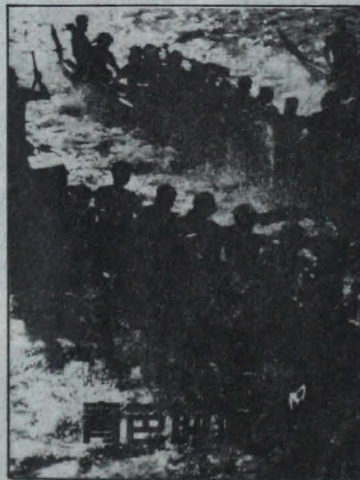
## 《青色的衝激》

《青色的衝激》這書名的由來是：年輕人都很激情。這本書是一群年輕寫作者的合集，內有詩、散文和小說。這群作者有：星稔、乳燕、沈漫、化拾、矜穎、林添星、程可欣、陳湘琳、廖雁平、江采竹、軟牛、藝青、溫泉、凡夜、曉峯、心笛、林江楫、吳似片、陸之峻、何國忠、水流星、雲漢華、莊華興、張玉懷、賴國芳、張梅清、鍾石均和艾浞汎。出版者為朋友出版社。

這批作者都是近年崛起的新秀，雖然作品技巧欠純熟，（這是自然現象），但他們那份感情却是真摯的。

每本售價：馬幣四元正  
郵購可寄：

朱進興  
Choo Cheng Heng,  
27, Jalan 6/30,  
4600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 《樹與旅途》

《樹與旅途》是陳政欣的第一本短篇小說集。書中收錄的小說是從一九七五年至一九八三年

## 樹與旅途

陳政欣著



\*封面畫為陳瑞獻作品

的作品，這些小說曾發表在《蕉風》和南洋商報的「讀者文藝」。

據作者透露：「這幾年來可說是迷上了短篇小說，感覺是：短篇小說的形式更能恰當地表達出我所要表現的生活層面及心靈上的激盪，更能表現出我對社會及生活的活生生的參與。是以，我寫了些小說。」

收錄的小說計有：「公孫倆」——描寫一位青年和祖父從中國大陸來到南洋後的生涯，雖說題材平凡，但作者寫來筆調簡練。「吊胆記」——屋子對面草場上從早到晚有人監視着，屋裏的主人（一對夫妻和一兒）提心吊胆了一天……深更半夜謎底揭曉，原來這名可疑人物是便衣偵探，欲捕捉隔壁家的通緝犯。在「吊胆記」裏作者藉上述故事探討現實生活中，人的生命是缺乏保障及安全感的。其他的小說包括「聲樂家」、「有原則的人」、「汽車與他」、「還是回家睡去」等等；總共收錄了十三篇短篇。本書售價每本：馬幣五元正。出版者為棕櫚出版社。

Ng Neoh Leng,  
153, Jalan Tanah Liat,  
14010 Bukit Bertajam,  
Seberang Perai. □

## 封面不夠吸引力

編輯先生：

我常想，《蕉風》封面不夠吸引力，畫，雖然沒問題。但是跟內容不相干，而且畫家和《蕉風》沒有默契，更沒有風格可言。我們的畫家大都師法自然，更無心態和創意，感覺上認為他們站在藝術的前線，但他們感染不到更前的創意，只知道生活。

所以，我想《蕉風》不必要畫或照片當封面，索性把當期的內容設計到封面上來，把本期的要目題放大，再加上插圖，使人一目瞭然或吸引他們的興趣。當然，它不是軟性雜誌的誇張題目或滑稽的漫畫。它必須是作者的結晶和編者的功力。精練與現代感的題目，再加上醒題的色彩、明度、題意對比、節奏和映象速度，就像令人耳目一新的好廣告。好的封面，不必繽紛，使人一目瞭然，本期的內容有多少份量，就像版頭設計一樣，見者已知一半。另一半就是要他買去讀完它。一件商品以包裝吸引顧客，為甚麼《蕉風》不能以比刊名更大字體的內容題目和彩色題目吸引人，還有插圖，它就像包裝紙一樣。《蕉風》要生存，有必要像商品，但內容還是文學，不是頹喪和蒼白的，它是紮實、公平，最新和獨到、嚴肅的，商品文學化，它永遠是文學。為了生存《蕉風》有必要由封面到封底，結合實用美術和社會心理與商業技巧把它化飾為文學的大觀園。實實在在的「心」；一氣呵成。我的想法，或許給你帶來許多不安和麻煩，但是，在馬華文學這種時期，讓它像《聖經》的版面或畫家口中的彩虹嗎？或許你有更好的構思，能把每一期的《蕉風》創出「獨立風格」。像文庫的每一本書，以內容來決定該期的封面，以它的「風格」和「節

奏」來吸引讀者，風格和節奏取自於該期內容。

祝 編安

洪 泉  
四月六日

## 希望《蕉風》不離文學

編輯先生：

我想新的《蕉風》會有新風貌，美術版改為中學生之頁，增設專門知識之頁，希望專門知識不和文學脫軌，古典文學知識是需要的，對中學生或年輕的寫作人，到底；我們的臍帶是不能斷的，儘管有人反對中學生讀文言文，但是我們文學之血還是來自該處。沒有片言隻語沒有根源。我想，現在的中學生讀物也不少，我不知道《蕉風》的中學生對象是何種程度水平，希望是高中生和大学生，我指的不是文學系的大學生。否則《蕉風》流於中學生輔助讀本。不管怎麼變，千變萬變，希望它不離文學。當然，我更希望能看到美術評介，書話等有益於蕉風讀者。除了中學生還有其他人，《蕉風》是唯一的文學讀物選擇。……也肯定的，有人說馬華文壇不必要那麼多理論和論題，因為，我們有我們的環境和方向，外來的都不適合我們，這是現代馬華文壇的某些霸道人物的論調，文學和藝術除了吸收之外，再也沒有其他途徑，要進步只有回到自己空無一物的筆尖豐飽的筆。一個開始，給後來開路，優拙皆可，真正屬於自己的也是來自西方的，我想做到這點，十分困難、困難。

最近幾期的《蕉風》很好，有了空間和插圖。

祝 編安

洪 泉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

## 意外的驚喜

編輯先生：

您好！

出乎意料之外，在書局買到新出版的《蕉風》：三九一、三九二、三九三。好高興，新風格的《蕉風》很吸引人。只是恐怕較學術性的專文會在《蕉風》消失，還有較長的小說。

在三九一期裏看到推荐《蕉風》給朋友同學的表格。我在這裏也寄上一份名單讓有關負責人向他們聯絡，希望他們能支持這份唯一的華文文藝月刊。

今天收到訂閱的《蕉風》，同樣是一種驚喜。

順祝 編安

洪 泉

一九八六年六月十九日

## 唯一的期盼

編輯先生：

謝天謝地！

《蕉風》終能再出現在我們的眼前，雖然不能如期，但還是異常高興，我們已經失去《學報》，如再讓《蕉風》自生自滅，那對文藝出版界來說，該是核戰後的淒荒真空。

《蕉風》是現在唯一的期盼，我們都不會再讓它消失，請記着，無論在如何的困難中，我們的心都是向着你，永遠支持你。……

祝 一切如願

沙其及友人

六月十六日

收到這些寶貴的信，編者頗安慰，願與諸君共勉之。 □



# 本地戲院半翹知多少

\*公羽介

\*戲院關閉之風狂襲不止，連執本地戲院經營行業牛耳的國泰、邵氏及金星機構等都難逃厄運。在一九八四和八五兩年之間，其中有些甚至相續結束近乎半數的戲院。



的確，馬來西亞戲院經營行業的黃金時代，已隨着七十年代的消逝，而日走下坡了。

今次就真的是逐步邁向末落，而非一如六十年代，基於電視機的在本地普遍化，而暫時「週期性」的不景氣而已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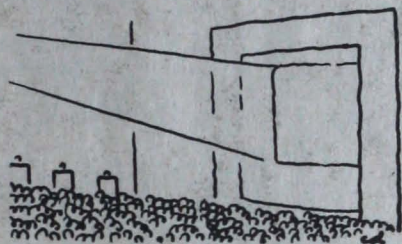
可不敢斗胆一口斷定。不過，該行業此番所蒙受的打擊，確實是前所未見、歷來之最，以及「講都唔信」的。

根據報章報導，戲院關閉之風狂襲不止，連執本地戲院經營行業牛耳的國泰、邵氏，以及金星機構等都難逃厄運，在一九八四和八五兩年之間，其中有些甚至相續結束近乎半數的戲院。

例如，國泰在全國原有的六十間戲院中，就讓十七家「執笠」大吉。金星的十家，如今祇剩下一家，而邵氏雖不肯透露數字，可是估計從本來的四十家，約減少了十八家。

目前，馬來西亞半島（即未計算婆羅洲島上的沙巴和砂朥越兩州在內）上的十一州，僅存的戲院全數不足一百家。本地的「全國製片人、藝人、和編劇人協會」的主席朱基菲阿末在去年十一月，而且進一步預測，國泰和

## THE MOVIE HOUSES



邵氏將會再次關掉另外的四十家戲院。

本地戲院經營行業之會一蹶不振，追本溯源，似該歸罪於如下數項「禍首」：

(一) 錄影帶行業的打擊

這項打擊無庸置疑是罪魁之龍頭老大，自八十年代崛起以來，就日益所向披靡，把戲院經營行業打個節節敗退。暗呼「我的媽」。

馬來西亞的兩個公家電視台（去年中才添了個私人商業電視台），由於缺乏競爭性，向來愛播悶人欲睡節目。

好不容易捱至錄影機現身救命，於是錄影機在本地的用途，主要不是發揮收錄電視台上播映的「精采」節目的功能，反而是播放從錄影帶公司租借回來的電影或電視連續劇帶子。

馬來西亞乃由馬來人、華人以及印度人三大民族，以及一點點的混種人所組成。關於錄影帶的租借，佔總人口百分比三十多之強的華人，該是最大的主顧。

而他們對於香港連續劇（有些閩南語方言通行的地區，則是對於台灣歌仔戲連續劇）的沉迷

，幾乎已達「大小通吃」的地步。

試想想，連續劇每卷帶子收錄兩集的話，普通中篇劇至少也要七、八卷帶子方能錄完。一晚觀賞兩個兩小時的帶子，都要看個三晚始可一套完事。如此一來，又那有甚麼多餘的時間上電影院「幫襯」呢？

況且，觀賞錄影帶是祇須花個馬幣二、三元（每元馬幣約折合港幣三元三毛），即可租個帶子回家，一家大小隨意看個夠本，可省下大把戲票錢、時間、停車費，以及其他的麻麻煩煩。尤其在這經濟不景之刻，一般的「家庭觀眾」乾脆何樂而不為，多多益善了。

不少的電影觀眾，就是這樣被搶走的。

(二) 猛片缺乏和片源不足

大多數關閉的戲院，都是設立在小鄉鎮，兼且獨立經營。它們不像國泰或邵氏一樣，幾乎控制了全國各地的戲院經營行業。因此，在選購影片時，獨立公司在價格上當然難以和這兩大機構互作較量。

此外，小鄉鎮上映的片子又多是二、三輪的，許多人家裏擁有錄影機的，很可能爲了趕得上

潮流，老早看過了。所以，有時上映的片子再猛再勁，也因爲是「隔夜油炸鬼」，變得軟巴巴了。

所謂猛片，一般人的看法，自是正如本地婆羅洲影業機構（此機構在去年收購了約百分之六十的馬來西亞國泰機構股權。付出的代價介乎於馬幣二千萬至三千萬元之間）的董事主席克里斯南所曰，好像那些由著名紅星主演、節奏緊湊者云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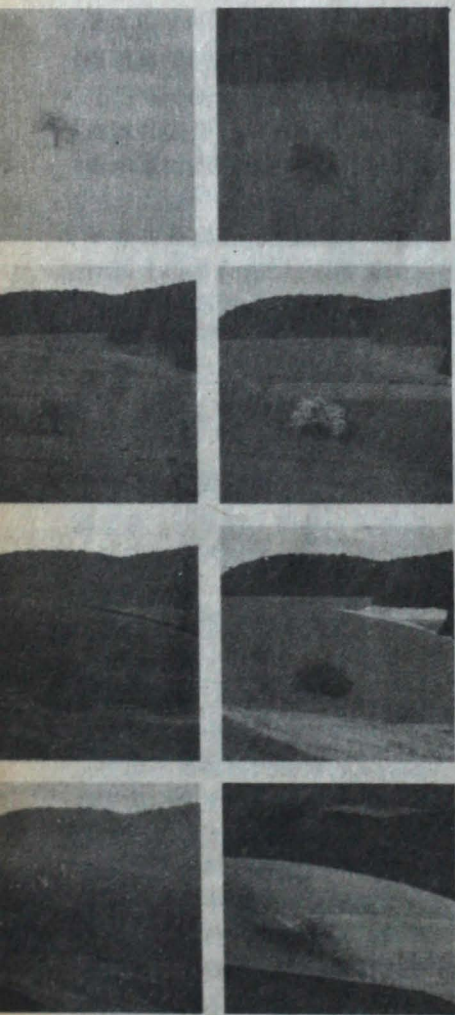
(三) 改行作更爲有利可圖的投資

戲院通常都坐落於市區內的商業黃金地帶。在遭受到錄影帶公司的嚴重打擊之後，有很多業主寧願把戲院拆掉，重建商業大廈。這項投資較戲院經營行業，更能賺取優厚和鉅大的利潤。

但是，馬來西亞的產業市場這一兩年來出現滯市的現象，不少的現成辦公大樓都租不出去，故把戲院改建爲大廈的作法，在最近的將來或者會大事減少。

(四) 開銷的提高增加了負擔

緊隨着生活水平的上昇，獨立戲院經營者必須負擔稍高的日常維持費（即水電費、人工等等），惟票房收入却不見得定能維



持至少不跌。

除此，影片版權費的提高，也是一大致命傷。

依照以往的慣例，獨立戲院經營商多是向影片發行商租賃影片，並以五五分賬方式付賬。惟好景不常，這項傳統分賬法已隨着影片製作成本劇漲，發行商鑑於須以較貴的價格，才能爭取到影片的發行權，於是，水漲船高，三七分賬法取代了五五分賬法。

無形中，獨立戲院經營商的日常入息相對的削減，然而其他例常開銷却照舊得付。在入不敷出，不勝負荷下，唯有關門為上，息「戲」寧人了。

說到戲院收入，不妨一提本地的戲票價格。譬如在首都吉隆坡的首輪戲院，座位基本上劃分成樓上、樓下兩種，樓下一律收費馬幣兩元或兩元五毛，樓上則一律三元或三元五毛。

而且，這還是去年剛剛調整過的價格。跟台灣、香港等地相比，仍然算得上是相當低廉的。

諷刺的是，便宜的馬來西亞戲票却又徵收東南亞區域最高的娛樂稅，直到百分之三十，實在不是新加坡的百分之十，或香港的百分之八，所可相提並論的。

自然，這也是打擊戲院經營的又一要因。

何況，除了娛樂稅外，戲院經營商尚得另外繳納旁的稅務，諸如以每一家戲院為單位，得交按櫃金（每年馬幣一千元）、放映執照費（每年一百元）、影片出品執照費（每年一百元）、發行執照費（每年四百元），以及影片審查費（每部五千公尺長度七百五十元，若加副片，則每部多補二百五十元）等等。

#### （五）私人商業電視台的誕生

去年六月馬來西亞首家私人商業電視台，在雪蘭莪州的巴生谷地帶預作區域性開播，由於節目比兩家公家電視台的更新、更具彈性（譬如說有些節目好像《錦綉豪門》*Dynasty* 等，公家電視台就認為題材意識有點不當，遲遲不願引進，私人商業電視台於是捷足先登），以及擁有更多的華人節目（每週六天，每次約一個小時，而公家電視台，則每週平均少了一半以上，即三個小時左右），推行之後頓時風靡了本地的觀眾，不休提自也搶掉了不少公家電視台和電影院的觀眾。

今年，私人商業電視台將進



《小畢的故事》

一步擴展到全國廣播，就算私人商業電視台會變成不再新鮮的「黃臉婆」的一天，但有些觀眾却肯定始終保持減少上戲院次數的習慣。

數過了諸項「罪狀」，本地戲院經營行業的一蹶不振，會否最後搞個「落花流水春去也」收場，那就有待情勢繼續發展下去，才能答案揭曉，一切明朗化了。

說來說去，反正慘的是本地的真正影迷。有戲院可捧場嘛，放的全是所謂的「猛片」（看多了要腦結石的）；一旦全部關閉了（必定是不可能的），則是連雞肋或即食麵都沒得過過乾癮。無他，在馬來西亞，最主要的看電影通道，還是任由院商牽着鼻子走路的商業電影院。電影協會和文化協會提供的「菜色」，到底不成氣候。

「馬來西亞藝術電影會」（Kelab Seni Filem Malaysia）成立迄今，已近十三年。它是國內唯一替電影同好挑選產自世界各國的新舊佳片，並供他們觀賞的非營利團體。

它今年八月份的節目為：

1. 占爵士（*Lord Jim*, 1965, 美國）

根據康拉德同名原著小說改編。彼德奧圖在片中飾演一位十九世紀，航行於亞洲的理想主義船員，因為一次榮譽受挫，被貶為儒夫，於是竭盡所能尋求真理和作出自我救贖。本片的最大弱點是稍嫌冗長和有點輕重不分，不過實地拍攝的攝影却十分出色。導演為李察布祿斯（Richard Brooks）。

放映時間地點：八月八日晚上八點於英國文化協會，以及八月十二日晚上八點於馬來亞大學 Institut Pengajian Tinggi 的講堂。

2. 愚妻（*Foolish Wives*, 1921, 美國）

導演馮史特魯漢（Erich Von Stroheim）邁入創作成熟期的首部偉大鉅作。在本片他再次發揮了拿手好戲（有關美國的天真如何在歐洲的腐敗環境裏碰撞的主題），敘述了一位敗德伯爵（導演親自担綱演出）怎樣一邊和女侍胡天胡地，另一邊又想染指美國大使太太，以及設法強暴一位小姐。全片佈景華

美，對社會的眾生相觀察入微，並且對性愛抱持了難得開明的態度。

放映時間地點：八月十七日晚上八點於英國文化協會，以及八月廿二日晚上八點於馬來亞大學 Institut Pengajian Tinggi 的講堂。

3. 小畢的故事（1983, 台灣）

導演陳坤厚已被視為台灣新浪潮的中堅份子。本片透過一位小孩在城郊的成長，回顧了整個時代的變遷，溫馨又踏實，具有華片傳統的言情架構，却絕無它的陳腔爛調。它的編劇之一侯孝賢在台灣影壇的領導地位。

放映時間地點：八月廿六日晚上八點於馬來亞大學實驗劇場。

上述影片僅限會員觀賞。有意參加者，請提早半小時於影片放映處交費報名，或請撥電話至 03-230-9704（九點至五點），

或寫信至 P. O. Box 35, Jalan Sultan, 46700 Petaling Jaya, Sel.

打聽一切有關詳情。歡迎大家加入，共享聲光之娛。 □



\*陳瑞獻作姚拓像

\*姚 拓

# 馬來西亞獨立後 馬華文學的發展

## 第一節

### 馬來西亞華文文學沿起

馬來西亞華文文學，在馬來西亞的統稱是「馬華文學」。事實上，馬來亞獨立於 1957 年，馬來亞與新加坡、砂朥越、沙巴，於 1963 年合併成爲馬來西亞；但在 1965 年，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自成爲一個國家。所以說，一談到馬華文學——尤其早期的馬華文學，根本無法將新加坡與馬來西亞兩地分開。馬華文學，自然也包括了「新華文學」。

馬華文學一般上指的是白話文學，發源於 1919 或 1920 年，根據馬新兩地研究馬華文學的專家們一致相稱：馬華文學完全是受了中國 1919 年「五四運動」的直接影響而產生的，也可以說，馬華文學是中國白話文運動的副產品，中國的「五四運動」，包含了兩個重要的意義，一是：愛國、反日、反帝國主義思想的高漲；二是，新興的白話文，打倒了舊文學、舊觀念的束縛，形成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澎湃思潮。「五四運動」發生後，立刻輻射到馬來西亞及新加坡，1919 年 6 月 19 日夜晚，新

加坡的工人及學生曾發生遊行、煥燬日貨的行動，引起當地社會極大的震動。緊接着，新興的白話文，立即在馬新兩地的華文報章上陸續出現。

所以說，馬華文學在開始時，完全是由中國移植過來的，名作家郁達夫先生在馬新兩地居住多年（1945 年日本投降前夕，都被日本軍人殺害於印尼），他曾在報章上公開說：「馬華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條細小支流。」

馬華文學能有今日的成就，與由中國南來的文化界人士有非常密切的關係。也可以說，初期的馬華文學，完全是他們這些南來的文人所促成的。這些文化人士，不但建立了馬華文學的根基，而且也把他們的文學思想，紮根在馬新兩地。

根據馬華文學研究專家方修先生的看法，認爲 1920 年至 1942 年（日軍佔領馬來亞）的馬華文學，可以分爲四個時期，即：

1920 —— 1925 : 萌芽期  
1925 —— 1931 : 擴展期

1932 —— 1936 : 低潮期

1937 —— 1942 : 繁盛期

1927 年，中國的國民黨與共產黨公開破裂。國民黨大學圍攻共產黨軍隊，並在中國各城清除共產黨份子。於是，中國許多有左傾思想的作家及文化界人士，紛紛逃來南洋各地。他們到了南洋，等於是在馬新兩地的文化界中，注入了新的生力軍。所以，1925 到 1932 年馬華文學被稱爲「擴展期」，其理由即在於此。

1937 年到 1942 年，馬華文學被稱爲「繁盛期」。因爲 1936 年，中日戰爭爆發，中國全國人民完全投入於抗戰的洪爐中。馬來亞、新加坡的華人，很自然地也參加了這個「抗日救亡」的行列，而且比中國本土還要有聲有色。中國方面也不斷地派人來南洋各地發動募捐、宣傳、參軍等運動。這個時期的馬華文學，無論小說、散文、詩歌，或者是戲劇，均有長足的進展。不過，這些文學作品，仍然是中國文學的「翻版」。研究馬華文學的專家們，給這些作品命名



為「僑民文學」，的確是恰當而妥切的。

可是，馬華文學在成長中，却慢慢地擺脫了中國文學「影子」的影響，逐漸形成了獨特的馬華文學。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馬新兩地長大的青年，無形或有形中，已經意識到馬來亞才是他們的故鄉，中國文學給他們的只是啓蒙作用而已，他們應該以他們的出生地——馬來亞，作為效忠的對象。

從 1948 到 1956 年（馬來亞獨立於 1957 年 8 月）這幾個年頭中，馬華的作家們，不斷地強調他們的寫作方向與責任，力求與中國文學擺脫連帶或附屬的關係，把「僑民文學」改為「馬華文學」。

研究馬華文學的專家們，一致認為 1948 年「馬華文學的獨特性運動」，是馬華文學正式從「僑民文學」的範疇中，蛻變出來成為本地本土的馬華文學。當時這個運動，曾引起極大的爭論。由中國南來的作家，如胡愈之、汪金丁等人，仍認為馬華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個支流，但本地作家則批評胡、汪等人為「逃難作家」，說他們「手執報紙，眼望天外」。結果，馬華作家大獲全勝，奠定了馬華文學獨立的基礎。

1953 年，在新加坡發起的「反黃色文化運動」，更加扔掉了「僑民文學」的包袱，實踐了「馬華文學屬於馬華」的看法與主張。緊接着，馬新兩地獨立自主的思想，已遍及每一個人的心中。所有的人，都渴望着獨立的來臨。而住在馬新兩地的華人，已經逐漸覺悟到馬新兩地，才是他們的真正故鄉。馬華的作

家們，很自然地也朝着這個目標向前邁進。

1956 年，獨立的呼聲越來越高，馬華文化界又發動了一次「愛國主義文學運動」。從此以後，「馬華文學屬於馬華」的主張，已成為鐵定的事實。

## 第二節

### 馬來亞獨立後馬華文學發展概況

馬來亞獨立於 1957 年，1963 年，馬來亞聯邦與新加坡、砂朥越、沙巴合組成馬來西亞。1965 年，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

1965 年以前，馬來西亞與新加坡的人民，自由通商來往，所以，馬華作家的身份根本無法分別隸屬何地。例如有的作家出生在馬來亞，却在新加坡謀生；有的作家屬於檳城、怡保等地，但他的著作却在新加坡出版發行。編寫馬華文學史的專家們，迄今為止，仍然把馬來西亞與新加坡的作家們，合在一起評論。

到了 1965 年馬新分家以後，兩國公民權劃分得十分清楚，互相交通及經商，也有了限制，兩國華文作家的來往及作品的流通，也就各自為政，一天比一天疏遠起來。現在，已經有了馬華文學與新華文學的分別。本文為了敘述的方便，凡是在 1965 年以前有關馬華文學的所有統計數字，都是馬來西亞與新加坡所共有的。

其次，我在這裏也略述一下馬來亞的華人人人口問題，使閱讀本文的人，能多瞭解些馬來亞的情形。

馬來西亞的總人口，包括馬來人、華人、印度人和其他民族

，現在（1986 年）大約有一千四百左右。華人的口，包括西馬（馬來西亞半島）各州及東馬的沙巴和砂朥越在內，大約有四百萬至四百五十萬，因為手頭沒有正式的統計資料，這個數字只是概略的計算。至於華文小學，包括東馬西馬兩地在內，有一千二百間。華文小學一年級的學生人數，是十萬人。馬來西亞沒有私立的華文小學，學生自動升級。以此為憑，馬來西亞的華文小學生（一至六年級），應為六十萬。華文小學生升上中學後，華文科可以自由選讀。由小學（六年）至中學畢業（一年預備班加上五年正式中學課程，共六年。）為止，能讀華文的學生，約在七十到八十萬之間。

至於馬來西亞的成年人，到底有多少人能夠閱讀華文報章，據南洋商報總經理郭隆生先生在一次書展（86 年 4 月）開幕時所說：「馬來西亞每天共有一百六十三萬五千名成年人閱讀華文報章。」如果加上在校的讀華文的中、小學生在內，能讀華文的人，應為二百四十萬左右。而在這二百四十萬人口之中，有多少人喜歡文學，就很難推測出來了！（附註：新加坡是另一個獨立的國家，現有人口約二百五十萬。）

馬來西亞的華人，由中國移居馬來半島的歷史，可以遠溯到元明時期。不過，大量移居馬來西亞，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的數十年間。現在在世的老一代的人們，多數是從「唐山」（中國）來的。

馬來西亞的華文小學，自從馬來亞獨立後，全部改為「國民型華文小學」，學校本身雖仍設有董事部，但一切經費均由政府

負擔。在亞洲地區，除了中國大陸、台灣及香港外，華文小學辦得最完善的，當屬馬來西亞。為甚麼馬來西亞的華文報章，每天擁有一百六十萬以上的讀者，可以說是華文小學多少年以來累積出來的成果。假如沒有華文小學的基礎；那麼華文報章雜誌或文學刊物就很難存在；而如何保存華文文化遺產，也變成了架空而不實際的空談。沒有苗圃的沙地上，當然不可能有任何收穫。馬來西亞儘管華文文學的根基不夠深厚，目前還沒有出現名震世界的華文作家。不過，我非常相信，總有一天，我們會寫出比美世界任何名著的作品的。因為我們有苗圃，而且是自由不受任何限制的苗圃。

由以上幾句話看來，可能會引起讀者的錯覺，以為馬來西亞的華文文學十分茂盛，而且前途無量。事實上並非如此！

馬華文學從 1919 或 1920 年開始以來，迄今已有六十五年個年個。這六十五年的華文文學史，可以說完全是一些默默無聞的文學工作者，一點一滴，用自己的心血寫出來的。馬來西亞未獨立以前，是英國的殖民地，那時，英文是主要用語，馬華文學全是民間自己辦理，政府一向不聞不問，只是在符合英國政府利益的時候，偶然放鬆一些（例如日軍南下未佔領馬來亞以前），但有時候又加以管制。用「自生自滅」四字來形容這個時期的馬華文學，是最適當的用語。

那麼，馬來亞 1957 年獨立後，馬華文學是不是走上正軌的道路呢？事實上也不是這樣。

馬來西亞獨立後，馬來文是當然的國語，是唯一的官方語言。華文只是母語的一種。在馬來西亞，母語教育受政府的承認，但並不是官方的語言，換句話說，馬華文學仍需要自我努力，才能在馬來西亞社會上佔一席地位

。馬來西亞社會一向來商業氣味相當濃厚，尤其是華人社會，做生意賺錢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凡是不能賺錢的事業或工作，都不受人重視。馬華本地作家的作品，水準既不能高過外來的作品，又缺少出版鼓勵的作用，而能看得懂華文的人，只不過二百五十萬。在這種種因素下，馬華文學能有今天的成就，起碼在我個人認為：已經是近於奇蹟了。

馬華文學的發軔園地，是報紙的副刊，迄今為止，報紙上的副刊，仍是馬華文學最重要的堡壘。這一點，留待下一節才作介紹。

本節所報道的，是一些馬華文學出版單行本的統計。

王綸女士在《馬華文藝的形成與發展》（1967 年出版）一書中曾說：「在 1950 年內，出版的馬華文學單行本共有二十五本。這個數目雖非很大，却已超過了前此二十幾年中所出版的馬華文藝書籍冊數的總和。從此開創了星馬文藝作品以單行本方式出版的風氣。」

根據王綸女士的統計，1946 至 1956 年馬華文學出版的單行本如下：

| 出版年代 | 獨立前作品種類及出版數量 |      |    |    |          | 合計  |
|------|--------------|------|----|----|----------|-----|
|      | 創作小說         | 翻譯小說 | 詩歌 | 戲劇 | 散雜文遊記及其他 |     |
| 1946 | 2            |      | 1  | 1  | 3        | 7   |
| 1947 | 1            |      | 1  | 2  |          | 4   |
| 1948 |              |      |    | 2  | 2        | 4   |
| 1949 | 2            |      | 1  |    | 6        | 9   |
| 1950 | 14           |      | 3  | 1  | 7        | 25  |
| 1951 | 18           |      | 1  |    | 3        | 22  |
| 1952 | 17           | 10   |    |    | 13       | 40  |
| 1953 | 10           |      | 3  | 1  | 19       | 33  |
| 1954 | 11           |      |    |    | 17       | 28  |
| 1955 | 8            |      | 3  |    | 15       | 26  |
| 1956 | 10           |      | 4  | 1  | 14       | 29  |
| 總計   | 93           | 10   | 17 | 8  | 99       | 227 |



\*陳瑞獻作杏影（楊守默）像。氏主編《南洋商報》文藝副刊時，培養了許多作者。

下面是1957-1965馬華文學創作(單行本)出版數量分類統計表,也是王綸女士統計的。

| 年度   | 純文學創作 |    |    |              | 純文學作品<br>出版數量總計 | 文學著作<br>其他 | 總計  |
|------|-------|----|----|--------------|-----------------|------------|-----|
|      | 小說    | 戲劇 | 詩歌 | 抒情散文及<br>小品文 |                 |            |     |
| 1957 | 9     | 3  | 2  | 10           | 24              | 14         | 38  |
| 1958 | 15    | 3  | 4  | 5            | 27              | 15         | 42  |
| 1959 | 15    | 3  | 11 | 10           | 39              | 15         | 54  |
| 1960 | 22    | 6  | 8  | 11           | 47              | 22         | 69  |
| 1961 | 24    | 4  | 8  | 8            | 44              | 22         | 66  |
| 1962 | 33    | 5  | 13 | 15           | 66              | 23         | 89  |
| 1963 | 8     | 1  | 5  | 9            | 23              | 15         | 38  |
| 1964 | 12    | 2  | 4  | 5            | 23              | 22         | 45  |
| 1965 | 2     | 5  | 9  | 1            | 17              | 3          | 20  |
| 總計   | 140   | 32 | 64 | 74           | 310             | 151        | 461 |

根據馬來亞大學吳天才教授的總計(見吳著《馬華文藝作品分類目錄》),從1920年到1975年,馬新兩地所出版的文藝書籍,計:

詩歌: 192 本  
 小說: 400 本  
 散文雜文: 210 本  
 戲劇: 48 本  
 評論研究: 40 本  
 詩文集, 寓言: 62 本  
 文藝叢刊: 66 本  
 總計: 978 本  
 另外: 文藝雜誌: 約

100 份

吳天才教授的統計,只是到1975年4月為止。至於1975年以後到底又有多少文學單行本出版,目前還沒有人正式統計。根據李錦宗先生《戰後馬華文學的發展》中所載:

小說: 1975-1977年,每年17部。

1978年,10部。

1979年,5部。

詩集: 1970-1976年,

平均每年4本。

1977-1979年,

平均每年10本。

合集: 1970年下半年: 平均每年7本。

別集: 1976-1978年, 平均每年4本。

由以上的數字約略統計,由1976年到1979年出版的單行本約150本,加上吳天才教授的統計(978本);一共約為1128本。

至於1980-1984年的出版統計,散見於報章上的每年一度的馬華文壇報告。概略如下:

| 項目 \ 年度 | 1980 | 1981 | 1982 | 1983 | 1984 | 總計  |
|---------|------|------|------|------|------|-----|
| 小說      | 6    | 10   | 9    | 7    | 6    | 38  |
| 散文      | 11   | 8    | 7    | 11   | 18   | 55  |
| 詩       | 2    | 5    | 5    | 5    | 9    | 26  |
| 叢刊, 合集  | 9    | 9    | 1    | 11   | 9    | 39  |
| 其他      | 3    | 14   | 1    | 12   | 24   | 54  |
| 總計      | 31   | 46   | 23   | 46   | 66   | 212 |

1980-1984年,出版的單行本約212本,加上1979年吳天才教授及李錦宗先生的統計數字(1128本),馬華文學由開始到現在,所出版的文學書籍,約為1340本(包括1965

年前馬新未分家以前新加坡出版的數字)。出版最多的一年,是1962年89本,其次是1960年69本,再其次是1961及1984年各66本,1959年54本,1981年及1983年各

46本。

以馬來西亞獨立前後來分,獨立前(1919-1956共38年)出版的單行本,只有227本,獨立後(1957-1984共28年)出版的則有1173本。



# 獨 亞 西 來 馬

從數字上看來，馬來西亞獨立後的馬華文學，顯然比獨立前進步了許多。

至於作者人數，根據馬崙先生編著的《新馬華文作家群像》（1919—1983）所總計，共有 1038 位男女作家，其中 505 位作家有小傳及照片可考。其餘的作家，馬崙正在收集整理中。

### 第三節 馬來西亞報章副刊及文藝刊物

馬華文學從開始以來，報紙的副刊即盡了最大的力量。19—50 以前出版的單行本，只有二十餘本，換句話說，那麼多的馬華文學作品（1937—1942 年，被稱為馬華文學繁盛期），幾乎全部在報章的副刊（文藝園地）上刊登。所以，有人說：「馬華文學是副刊文學」，用於馬來西亞獨立以前，至少是完全正確的。

馬來西亞獨立後，報紙的副刊在馬華文學發展上，仍然佔有重要的地位。在這些報紙中，主要的是南洋商報、星洲日報和光華日報等等。六十年代中，通報、中國報和星橫日報等等也設有文藝副刊。

南洋商報的文藝副刊是「文風」，杏影編。後由「青年文藝」取代，每周出版三次，仍由杏

影編。杏影去世之後，由李向和完顏藉接編。星馬分家後，馬來西亞的「青年文藝」由陳雪風編，後來「讀者文藝」取而代之，先後由朱自存、陳金祥和鍾夏田編。最近，「讀者文藝」又改為「南洋文藝」，星期天的文藝副刊「文星」，也由「文會」接替。

星洲日報的文藝副刊是「文藝」和「青年園地」。「文藝」創刊於 1958 年 4 月，每周出版三期，由方修編。「文藝」停刊後，「青年園地」繼續出版，但編者數度易人。1975 年 10 月 18 日，「文藝春秋」取代「青年園地」，由甄供編，目前已經出版一千五百期以上，時間超過十年。

光華日報的文藝副刊是「青年文藝」和「南斗」，每周各出版一次，均由溫梓川編。「南斗」出版一千期後已經停刊。「青年文藝」則改為「青年年代」，由淺草編。

通報在六十年代開闢的文藝副刊是「晨鐘」，每逢星期日出版，由葉順泉編。停刊了一段長時期後，又再闢「文風」版，先後由周清嘯及肖凌編。

中國報在六十年代的文藝副刊是「文戈」和「展望」，由林英編。這兩個副刊停刊了很多年後，才有「狂飈」，由葉永順

編。不久改為「文林」，由何謹編。後來「狂飈」又取代「文林」，直至中國報停刊為止。

星橫日報的文藝副刊是「星藝」，六十年代創刊，迄今仍然出版。另一個文藝副刊是「文藝公園」，最初由方北方編，後來改由傳承得編。

新明日報的文藝副刊是「沙洲」。

建國日報早期的文藝副刊是「大漢山」，由原上草編。後來的副刊是「回聲」，由紫苜蓿編，至今仍然出版。

砂勝越和沙巴的報章，一般上都設有文藝副刊，不過水準不高。古晉國際時報的「星期文藝」和「新激流」，比較受人注意。

在馬華文壇，文藝刊物所扮演的角色，僅次於文藝副刊，到目前為止，文藝刊物的地位不曾超越文藝副刊。

自從獨立以來，出現的文藝刊物為數不少，不過，除了 19—55 年創刊的《蕉風月刊》，目前仍繼續出版之外，大部份的文藝刊物都很「短命」。以下所介紹的，是比較重要的刊物。

《蕉風月刊》，1955 年創刊於新加坡，1958 年移馬來亞首都吉隆坡出版，迄今已出版至 394 期，歷時三十年仍繼續出版，是世界上少見的華文長命刊

# 立 後 馬 華 文 學 的 發 展

\*姚 拓

物，歷任主編有方天、姚拓、黃思騁、白堯、彭子敦、黃崖、周喚、悄凌、牧犛奴、李有成、紫一思、梅淑貞等等，現任主編是張錦忠。

《螞蟻》，1959年10月創刊於檳城，六十年代初期停刊。

《大學青年》，創刊於1959年9月，南洋大學中國語文學會出版部編印。出版了十一期後，於1963年2月停刊。

《銀星》，1962年10月創刊於檳城，是馬華文壇第一份現代詩刊物。

《新潮》，1962年5月創刊，1964年8月停刊。出了十一期左右。

《萌芽》，1958年8月創刊於新加坡。

《東方報》，1958年11月創刊於檳城。

《蜜蜂》，1958年11月創刊於新加坡。

《行動周刊》，1959年7月創刊。

《長堤月刊》，1959年12月創刊。

《文藝生活》，1950年10月創刊。

《戲劇研究》，1961年10月創刊於新加坡。

《荒原》，1962年5月創刊，1966年7月停刊。

《海天》，1962年5月創刊，1967年6月停刊，出了21期。

《半山月刊》，1964年1月創刊於吉隆坡，同年11月停刊，出39期。

《浪花》，1965年5月創刊於吉隆坡，1967年12月停刊，出了23期。

《文新》月刊，1969年2月創刊，大約出版了三期就停刊。

《大學文藝》，1969年12月創刊，由馬來亞大學出版。

《文藝風》月刊，1972年2月創刊於砂勝越，由克風編，出了六期後停刊。

《天狼星詩刊》，1975年8月創刊。

《吡叻月刊》，1976年9月創刊於怡保，出了三期後停刊。

《寫作人季刊》，1979年7月創刊，目前繼續出版。它是馬來西亞寫作人（華文）協會的喉舌刊物。

## 第四節 文藝思潮

概略說來，馬新兩地的文藝理論，大約可以分為以下四大類：  
現實主義

第一類是「現實主義」派，也可以稱為「新寫實主義」派。在馬新，他們經常用「現實主義」來代表自己寫作的立場。這一

派的歷史最久，馬新自有白話文開始，就與現實主義結了不能緣。五四運動啓蒙了馬新文學。五四運動的本質就是反封建，反侵略。反封建的範圍包括至廣，舉凡舊禮教、舊婚姻、舊制度等等，都在反對之列，而且也反內戰、反英、反日、反南洋社會一些人醉生夢死的生活方式。文學運動一開始，似乎就有了「改革社會」、「反映社會」、「教育社會」的目標，這目標就是文學上的「現實主義」。1927年有一批左傾知識份子南來，對這一理論更加擴充壯大。到了1930年前後，中國左派作家在上海成立「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文學的「現實主義」或「新寫實主義」等運動在中國奠了基，於是，這一浪潮輻射到馬新來。再加上由中國南來作家們有形或無形的推動，現實主義遂成為馬新華文文學的主流。馬新幾個文學運動，如1948年「馬華文學的獨特性」，1953年的「反黃色運動」，以及1956年的「愛國主義文學運動」，事實上是現實主義的延續與擴展。各時期的政治及社會背景雖不同，但文學理論却是始終一致的。現實主義者的理論，各位都已知曉。簡單地說，是反映現實，暴露黑暗，教育群眾，改革社會，贊成革命；這一派

作家的作品，和中國三十年代作品，在氣質上極為相似；即使作者們的生平背景，也和三十年代那一批中國作家大同小異。嚴格說來，他們的現實主義，有很濃厚的小資產階級意識，並不真正合乎「革命文學」的嚴格要求。不過，他們的作品，在文學修養方面有相當高的水準，作家眾多，作品豐富，各主要報章副刊及文藝雜誌多為他們的園地。文藝理論家也多，曾出版《馬華新文學大系》十巨冊及《新馬華文文學大系》八巨冊；馬新出版的文學理論，屬於現實主義的理論著作，大約可佔總數的四分之三還要多。所以，五十年來，現實主義一直是馬新華文文學的主流。這批作家都受過較高的教育，多數在文化界工作，不但文學基礎好，做人態度也相當平和，即使他們批評別的派別，也保持風度，學者氣味頗重，這是他們的優點，故能執馬華文學界的牛耳多年而不墜。

#### 現實主義極端派

第二類，可稱為「現實主義極端派」，其文學理論與中國大陸文革以前的文學理論大同小異；認為文學必須為工農服務，應盡量反映工農的痛苦與希望，文藝是人民鬥爭中最重要武器，通過文藝來教育廣大的人民，達到人民鬥爭的目的。他們的文藝批評，以是否真正反映現實、體驗時代先進思想為標準，文學修養是次要的事情。所以，他們把一切不屬於這個標準的文學作品，全戴上形式主義、消沉的浪漫的個人主義、黃色文藝、叛徒等等的帽子。他們的批評文字火氣雖很重，理論却薄弱，而且很公式化、概念化，不易為一般人所同意。

#### 文學主義

第三類作家，可稱為「文學

主義」派，這個名詞他們並沒有正式提出，是我為了分類順便加上去的。他們認為「文學就是文學」，這和繪畫或音樂一樣，是一種獨立的藝術，不為任何政治理想而服務，寫得好，寫得美，寫得動人，就是文學。至於能否為人類服務，那是文學發展後所產生的副效果，而不是寫作的第一動機或目的。副效果是好還是壞，是讀者的事情；作者並不必要負起教育或不教育的責任。他們這一派，文學理論文字並不算太多，也沒有一個完整的理論系統，更沒有甚麼口號。但他們注重的是「創作」，是鼓勵年青的作家提起筆來。所以，現在馬新的年青一代的作家，多半是在這種氣氛下長成的。

#### 現代派

第四類作家，是寫現代詩的一般年青作者，可稱為「現代派」。現在詩最早出現在1959年的《學生周報》。後來寫的人越來越多，目前的《蕉風》月刊，幾乎被人稱為「現代派」的大本營。其實，《蕉風》的作品，並不完全百分之百「現代派」；不過，《蕉風》是現代派作品發表最多的刊物，也是事實。

在西馬有一群年青人，自組「天狼星詩社」，曾出版《大馬詩選》，選了二十七個現代派詩人的作品。很有一般年青人猛幹的朝氣。

但這派現代作品，最受人攻擊的是「晦澀艱深」。事實上，有些詩寫得真的十分動人，字字珠璣，可以比美前賢；不過，有的詩也真的是百讀不能其意。

#### 第五節 作者及作品

##### 一、小說

小說作者最出名的，當為章暈和方北方等人。章暈作品頗多，戰前即活躍馬新文壇。其小說長篇有《淺灘》，中篇有《還鄉

願》、《荊棘叢叢》，短篇有《烏鴉港上的黃昏》、《都門抄》、《舊地》等共十多部，是現實主義派作家中寫得最好的一位，他文學修養好，而接觸面又廣，幾乎馬新社會各色人等他都寫得栩栩如生。

方北方是位辛勤的小說家，著作等身。他的寫作態度嚴謹，文字力求平易，具有沉實的風格。他已出版《遲亮的早晨》、《剎那的正午》、《幻滅的黃昏》、《頭家門下》、《樹大根深》五部長篇小說，以及四部中篇小說，六部短篇小說集和幾部散文集等等。其他小說作者，如貂問湄、林參天等等，都是現實主義派的大將。

文學派的小說作家，有原上草、山芭仔、宋子衡、姚拓、黃崖、端木虹、馬漢、張寒、梁園等人。原上草的小說，以刻劃社會小人物著稱；山芭仔及宋子衡的小說，則各自有其風格，現代氣息頗為濃厚。

##### 二、詩

獨立後，在馬華詩壇有較好表現的詩人是蕭艾、吳岸和何乃健等人。蕭艾的詩很有生活氣息，寫的是美好的一面，用語新鮮，想像力奇妙，形象特出，佈局別出心裁。吳岸早期的詩清新可喜，歌唱正直和光明的事物，歌頌他對鄉土砂勝越的熱愛。近期的詩則以技巧取勝。何乃健的詩寫得相當成功，而且很有特色。想係力豐富大自然和少男少女的情懷。

與現實主義派相抗衡，而且成績最驚人的，是所謂現代派的詩作。現代詩初見於1959年前後，在吉隆坡的《學生周報》「詩之頁」刊出。白晝是最先寫現代詩的人，後來周喚主編「詩之頁」，大量介紹現代詩，鼓勵了一般寫詩的青年，於是，現代詩逐漸及馬新。在馬來西亞，現代詩人有周喚、梅淑貞、溫任平、

李蒼、林綠、王潤華、淡瑩、溫瑞安等幾十個年青作家。沙巴與砂朥越也有現代詩集出版，如《砂朥越現代詩選》上集，由李木香主編。1974年，溫任平主編的《大馬詩選》，由天狼星詩社出版，全部收集有廿七個現代詩人的作品。

以現代詩的質與量，與其他文藝作品相比，現代詩可以說是二十年來馬新文壇最重要的收穫。不過，寫現代詩的人很多，作品水準自然參差不齊，所以也成爲一般文藝批評家的「衆矢之的」。

其他尚有許多詩人，如魯銳、王葛、慧適、冰谷、郁人、魯彬、馬陽等等，作品都有很高的水準。

### 三· 散文

馬來西亞的散文作家，在數量上可能比寫小說和寫詩的人多，因爲寫小說寫詩的人，也兼寫散文，例如小說作者章量、原上草等的散文，都有很高的水準，詩人溫任平、何乃健、憂草和慧適，散文作品亦爲數不少。

憂草的散文集有《風雨中的太平》、《鄉土、愛情、歌》等。慧適散文集有《海的召喚》與《幸福門外》。他們二人對祖國山河、土地、風景事物的熱愛，寫得真摯坦誠，沒有絲毫造作之態。讀他們的散文，有如讓你安適地散步於林野山川之間，覺得一草一木、一河一石，都那麼可親可愛。

另一個散文作家，名叫魯莽，他最喜歡在文字上雕塑堆砌，又喜愛使用冷僻艱深的詞語，初讀他的作品，看了半天，好像不知所云；但仔細品讀，有許多字句，却是千錘百鍊，是經過無數次的「推敲」而「刻」成的，是名符其實的「嘔血」之作，你不能不佩服他的毅力與耐心。其作品有《希望的花朵》。

其他的散文作家，如沙燕、傑倫、夢平、林成興、沉吟、梁誌慶、藍影、年紅等，都是年輕人，其作品均請新可喜。

黃潤岳也是新馬知名的散文與雜文作家，他著作甚豐，寫作最勤。其作品的優點，是率直真誠，簡練暢順，即使說理文字，讀來亦津津有味。

### 四· 戲劇

馬新的劇本創作，近二十年來，雖有四十本，但沒有一本與中國三十年代的劇作比美。就出版的質與量看來，遠不如小說、詩歌與散文。

以劇作上演次數的多少來說，征雁的《雨夜》及葉苔痕的《無靈的杯杓》可能最多。《雨夜》是一個反映社會不平的獨幕劇。青年劇作家征雁所寫的其他劇作，尚有《夜渡》、《封鎖綫》、《征雁劇作集》等，他是現實主義派的健將。葉苔痕是一老牌劇作家，劇作有《孔雀東南飛》、《第二街》、《喬遷之喜》等。

姚拓改編巴金的《憩園》，劉戈的歷史歌劇《漢麗寶》等等，都先後在馬新兩地演出，使得馬新劇壇尚不至過於冷落寂寞。其中尤以劉戈的《漢麗寶》歌劇，1970年曾在吉隆坡一連演出十一天，場場滿座，與其他劇本上演時觀衆稀少的情形來相比，可說是馬新戲劇演出的一大奇跡。

### 五· 理論與研究

在馬華文壇，目前還沒有人有系統地從事理論與研究的工作。一般寫作人平時很少談及文學理論，只有在舉行文學研討會或發生文學論爭時，才探討這些問題。

小說家方北方曾在報刊上發表過一些討論馬華文學的短文，後來收集成書——《馬華文藝泛論》。

文學評論家陳雪風也寫過一

些評論文章，早期的已經出版，定名爲《陳雪風文藝評論集》。近期的還未編印成書。

馬夫之和林洋曾對馬新一些作家的作品和生平進行研究。他們的文章大多在星洲日報文藝副刊「文藝春秋」上發表。

馬來西亞華人文化協會出版的《馬華當代文學選》是研究馬華文學的重要資料之一。這套文學選共四冊。《小說》（馬崙編）和《散文》（張樹林編）已經出版，《詩》（沈穿心編）和《文學評論》（謝川成編）還沒有問世。

天狼星出版社出版的《大馬詩選》、《大馬新銳詩選》和《天狼星詩選》，廣收了馬華現代詩，對研究現代詩的工作有很大的幫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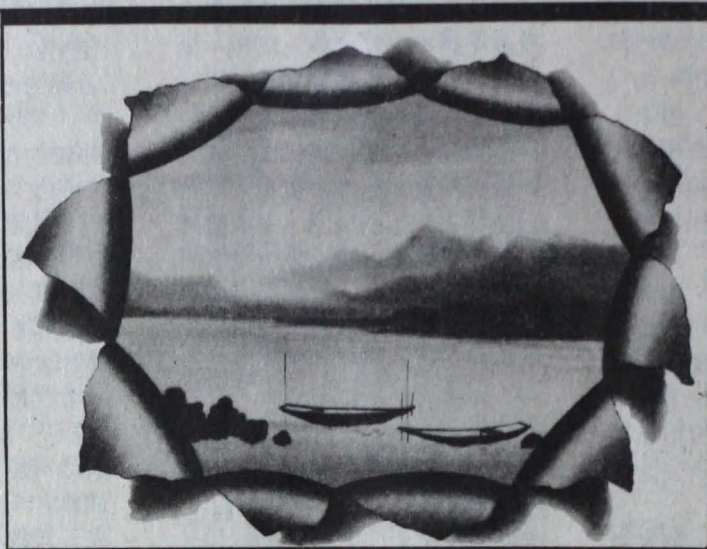
### 第六節 結論

由以上我所報告的資料看來，馬華文學由開始到現在，可說發展得相當不錯。馬華文壇並沒有迫害、聞爭的事情，起碼在文學創作上，各人有各人的自由，不會爲了文藝創作的路綫問題吃官司坐牢。

今後，這種「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局面，仍可能在馬來西亞維持相當長久的時期。只要能夠保持這樣的環境，若干年後，說不定在馬來西亞忽然出現一位才氣橫溢的作家，寫出比美世界名著的巨著。不論這巨著是甚麼主義、甚麼宗派都好，只要具有文學上的價值，那麼，以前這麼多人爲耕耘馬來西亞文壇而付出的辛苦與努力，就有了美滿的代價與收穫。 □



意



境

\*生活的意境，原在尋常裏，  
只要留心觀察，自能有所體  
會。

我幼年時候，看見父親買蘭花供在堂前，心中常是不解他的用意。在我看來，那不過是一種大草，種在盆裏罷了，怎麼值得供在堂前呢？後來年紀稍長，有一天偶然看見了蘭的畫圖，覺得其濃淡肥瘦，交互錯綜的線條，十分美秀可愛，就恍然悟到了幼時在堂前見慣的「種在盆裏的大草」。自此以後，我看見真的蘭花，就另眼相待而特別注意。結果覺得的確不錯，於是，「盆裏的大草」就一變而為「王者之香」了。世間恐怕不乏我的同感者呢。

豐子愷

着想不落紙，而鏗鏘之音，起於胸中。丹青不向畫架塗抹，而五彩絢爛，自映心眼。但能如是觀看所處之世，而在靈台方寸之鏡箱中攝取澆季溷濁之清麗之影，足矣。故無聲之詩人雖無一句，無色的畫家雖無尺縑，但其能如是觀看人生，其能解脫煩惱，其能如是出入清淨界，以及其能建此清朗之乾坤，其能掃蕩我利欲之羈絆——較千金之子，萬乘之君，一切俗界之寵兒為幸福也。

夏目漱石：《花枕》

失敗也是死亡的一種：傢俱賣光了，抽屜空蕩蕩的，搬家貨車像柩車那樣，停在巷子等着往生活費較便宜的地方出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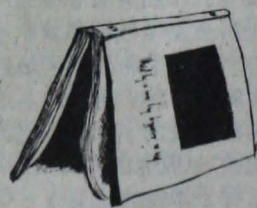
因此，像這樣的一本書，就另一層意義而言，只可能是「生活的一種」；因為在過去六十六年裏，我花在虛構角色身上的時光，幾乎不比我花在真實人物身上的時間短。

——葛瑞姆·葛林：《一種生活》

我們回顧學術的歷史，時常看到天才在荒涼的國度與野蠻的部落之中崛起，而且往往是生於亂世，這實在是令人振奮的事。在血腥的時代，到處是沉悶的呻吟與哽咽的禱頌，假使我們遇到一位溫文爾雅才子在觀賞自然、寫作詩歌，那是多麼可喜的事；或是在懶惰的資產階級份子或沉鬱的鄉野僮夫中，遇到一位非常聰明的人，在研究抽象的數目字、在發明、或是對宇宙作有系統的解釋，實在是令人振奮的事。

□

Gilbert Highet





# 稿例



- 一、本刊鼓勵文筆清新、有生活氣息、平實深刻的創作，歡迎短篇小說、散文、詩等敘述文體。
- 二、文學理論、批評、書評、書話、文學史料也歡迎來稿，但謝絕互相表揚或人身攻擊的假評論。廣告性質的序、跋文字請勿寄來，宣傳新書逕寄來基本資料及書刊即可，本刊當代為發佈。
- 三、中西藝術風貌、藝術家風采等評介文字，歡迎來稿。但捧場的朋友主義文字請勿寄來。
- 四、來稿請勿超過八千字。
- 五、翻譯的文字請附原文（影印即可），並註明出處。
- 六、本刊對來稿有權刪改。不願者請於稿端註明。
- 七、請用單面原稿紙以繁體字正楷書寫（橫寫由左到右，直寫由右到左）。文中附引外文最好以打字機打出，需印斜體者請劃底綫。
- 八、標示篇名的符號用「」，書名、電影名、畫名用《》；註釋號碼統一用① ② ③，請作者合作。
- 九、來稿務請附上真實中英文姓名、國／英文地址。
- 十、稿件如經採用，即奉稿酬。我們目前只能付每千字馬幣十元，詩每首至少八元。短文或廿行內短詩另計。
- 十一、來稿如不採用，恕不奉覆；寄出二月後不見刊出的稿件請作者逕投他處。如需退稿請附回郵。
- 十二、謝絕一稿兩投，影印稿亦不歡迎。要在他處同時發表的稿件，請事先聲明及徵求本刊編者同意。
- 十三、作品文責作者自負。本刊刊載文章，不代表編者或出版社立場或意識形態。
- 十四、來稿經刊出，版權屬作者所有。如有人欲轉載、翻譯、改編、或收入選集，須經作者同意及註明本刊刊載期數。
- 十五、惠稿請逕寄：蕉風月刊編者

Bulanan Chao Foon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 對壓迫人類生存的大黑影，莫鳳吶喊……

# 水火相容

\* 陳瑞獻



\* 陳瑞獻畫莫鳳

\* 海濱



一面銅，佈滿榴槤刺狀的浪峰山嶺，呈黃褐色，題為《日落處》。一九八一年在新加坡博物院舉行的「法國紀念章展」上，《日落處》一傑作逼我強記莫鳳（Jean-Jacques Morvan）這個藝術家的名字。今年五月，在巴黎大皇宮藝術家沙龍，得見自千里而來相會的各地藝人，也見到了參展的莫鳳，一個用左手執筆操刀的創造者。

從《日落處》略可推測莫鳳的海洋背景。原來他於一九二八年生於不列塔尼的一個航海世家。討海去，是家庭傳統自然的召喚，唯莫鳳在十六歲那年就下定決心要做藝術家，不想討海為生，準備幹任何其他行業，能溫飽後有點餘暇畫畫於願已足，就是不出海。少年海鷗的夢與父母舟楫的現實水火不相容；雙方妥協：莫鳳必須上正規美術學校，搞個學位。他於是申請入學巴黎國立美專，即被錄取，那知學院氣氛陰鬱，師長態度冷漠，他受不了，發誓不再回去。莫鳳來到塞納河岸，在徬徨中邂逅一畫友，乃雙雙報考國立裝飾藝術學校，即被錄取，可是，不出三個月，莫鳳又感到格格不入，卒掉頭而去。從此，他為了畫畫四處幹活：在巴黎中央市場當搬運工，當演員、記者，寫廣播稿，也開始寫詩。叛逆的同時不斷奮鬥，莫鳳終於磨出了頭：用多種媒介創作，個展聯展記錄可觀，出版多部著作，榮獲不少大獎，作品為多家藝術館收藏。

莫鳳在巴黎設有畫室，另一間對他更形重要的畫室則在舊村 Saumane 山坡上。鄉間畫室原為榨油坊，至今榨油機水槽與其他設備仍保留完好，仍可以想像一隻蒙眼驢子在推磨的景況。舊村盛產松露菌，沒有快速公路或旅遊車可達，山色秀美，浸在睡美人慵懶的氣息中；每間房都有壁爐，莫鳳常常久觀爐中火或漸熄的灰燼，舞着變形的藝術。火是莫鳳繪畫的元素，年少時為西班牙內戰難民和二次世界大戰戰俘與集中營生還者工作的慘痛切身經驗，使他的筆噴出火焰；還有血，一個女子心中的林火，因她睡去而冷熄，在疲倦的藍眼中，整個夏天的太陽在曬紅的記憶中。還有水，匯成每一片浪最最細小的水滴，也是他的繪畫元素：背叛家庭傳統，莫鳳反而善於觀海，海流過他的整片心田，在他看，潮退時灘上的浮雕，一似人生奮鬥，生與死鬪，一片浪花自尋短見去了，像一隻被蛇催眠了的鳥。拒為航海者，莫鳳反成愛畫海洋的畫家，在畫布上，巨浪沖，捲起千束光，退，拋下千石色；他的海洋畫，分二大類：一為靜一為騷動之海，前者橫披，手法簡潔，一水平綫隔開天水，色偏柔；騷動之海，則是藍白綠的互擊，出幾何型排列，冷列中閃現幾抹紅。創作初期，莫鳳並不特別注重山水，由於天生的背景，又身隱田園，山水自顯而與人禍烈火成爲他創作的兩儀。他用材料不拘，山水作畫面常



\* 出世入世乃生的一體兩面，水火相容，是莫鳳創作的整體表現……

# 水火相容

\* 法國畫家、詩人莫鳳及其作品

用紙或布料拼貼，更突出黑潮驟雨雷音沙石的紋理。

莫鳳雖然信仰大街師造化，他並非「無師自通」，他的老師在羅浮宮。小說家卡繆與詩人卜列維生前是他的好友，當代法國詩壇名宿雷諾沙是他的近鄰。他深受維昂（J. Villon）的影響，崇敬畢加索，尊他為「造形大家」，尊波納為「造色大家」；德斯達（Nicolas de Stael）與艾隆（J. Atlan）都給他很大的啟發，同代藝術家的一切表現他耳熟能詳。莫鳳多方吸收，心思開放，遠離那座無出路的理論迷宮，對具象與抽象各為表現形式並無上下好壞之分，唯成品有別，而一幅好畫，誠如柯爾培（G. Courbet）所說的，「像好烹調，一嗅就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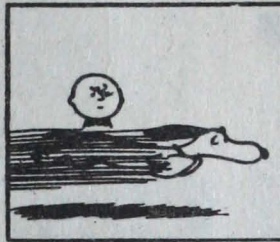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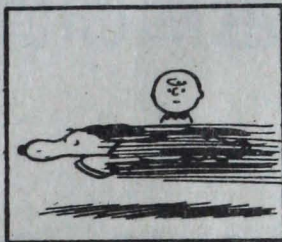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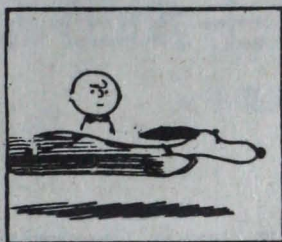
因此，在半抽象的山水之外，他也作具象畫，三聯屏巨製《牆的記憶》是為一例：三屏油布原已是一巨牆，莫鳳在中屏畫上留辮小女孩的背影，正在畫中牆上塗寫一種巧克力糖的名稱，身邊一把傘，倚在牆上，又似畫在牆上，有極強的劇中劇效果。右屏牆下一個傷亡者，頭身癱在牆邊地面，雙腳又溶入牆中；左屏是一對擁吻男女，一派牆壁的雜色狂塗，但女的一隻高跟鞋竟然站到牆外來，引起空間錯亂感。三聯屏在斑駁的灰白色中夾雜各

種招貼、通告、猥褻圖案，「不！出血了！」「我們買下你的幸福」一類的牆壁文學字句，總之是一面牆的大字報記憶，表明作者的入世態度，政治干預，用他的詩轉述，就是：死亡就在磚石內，被捉住者佚名，未幹的點觸帶最後的口訊，愛，吾愛，挨餓的狗都在城裏。黎明，末日將是灰暗的，空氣和石和城市是一塊粉紅的奶油杏糖，而腐爛之花已在我的指尖。博都一家藝術館收藏莫鳳自一九四五至一九七五年以不同媒介創作的五十件反映納粹集中營慘況的作品，總題為阿拉貢的反戰詩《夜與霧》，對壓迫人類生存的大黑影，莫鳳吶喊。

畫布上披一塊麻，是結構也是一件死營囚衣，劃上紅×，是符號也是見證，因為僥倖生還者，多半變成透明，失去顏色和形狀，因為刑具所鬆開的是軀殼和聲帶，真正的自己像點點鬼火永遠喪失在死牢裏。另一方面，安靜擱在莫鳳畫架上的風景，在未完成的畫中未乾的沙灘上停住的小舟，也是一種觀察與發言的方法。出世入世乃生的一體兩面，水火相容，是莫鳳創作的整體表現，雷諾沙的一句詩形容得最為恰當：「語言，暴風雨，冰和血將以一種共同的薄霜的構成為終。」（PZ） □

\* 山水





別再三心兩意了，現在就訂閱

**蕉風月刊** ■ 每本一元五角，優待長期訂戶  
半年六期特價八元 / 全年十二期特價十五元



我們的  
禮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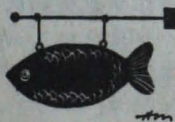
1. 《蕉風月刊》回頭書贈送本刊長期訂戶

- 我們還有些三六〇期（八三年五月號）到三七七期（八四年十月）的過期《蕉風》，本期開始贈送訂戶。
- 想要上列過期《蕉風》的訂戶請寄來回郵信封，我們即寄上你想要的期數。
- 郵費如下：一至二本，郵費二角五分，三至五本、四角正，六至十本、六角五分，十一至二十本、一元正，務請附上確實數目回郵。
- 如上列各期中有無存書者，我們將以他期代替。

2. 本月新訂戶除了上述優待外，還可以獲贈已絕版的《星馬詩人作品》

- 收入梅淑貞、白堯、牧鈴奴、英培安、賴敬文等優秀現代詩人作品。
- 存書無多，送完為止。

|         |       |      |
|---------|-------|------|
| 姓 名     | (中文)  | (英文) |
| 地 址     |       |      |
| 訂 閱 期 數 | 期 起 至 | 期 止  |
| 訂 費     | \$    |      |
| 備 註     |       |      |



請將訂費到郵局購買 **Money Order** 或 **Postal Order**，  
連同上列表格（可以自己畫）寄至：

（外地訂戶如寄支票，請附加銀行手續費五角）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請參加我們的訂戶運動！**

# 面具

\*雲龍

因為害怕被刺傷，他用一張冷漠的臉來保護自己，這冷漠的臉倒是一塊很好的面具，把他的歡欣、憤怒、哀愁和快樂都遮蓋住了，令他有一股安全感。只有在每天清晨，對着梳洗室裏的鏡子，他才能看到自己那睡眼惺忪、無精打采但却真實的臉孔——沒有加上保護色和任何修飾，把他原原本本的眞我暴露出來（但那也只是他自己看到罷了。）看到他自己的那疲乏蒼白的臉孔，他倒憎恨起自己來了，也就是因為這樣，他更需要一張面具來保護自己。久而久之，竟被他發展出一套處世的哲學，那就是——盡可能不要照鏡子，盡可能不要看自己的臉孔；就這樣，他居然心安理得的活下來了。

走在街上，他發覺並不是他一個人戴上了面具，而是每一個來來往往的行人都有一張冷漠的臉孔，每個人似乎都是一隻蜥蜴，都有着與生俱來的保護色和應變本能。這種情形，更加強了他的信念，他更加堅認一張靈活善變的面具是一種保護自己、提高身份的最佳工具。有時，他也想與寫字樓裏的司閩和倒垃圾的阿嬌打個招呼或微笑，但一想起自己的身份，便不由得立刻的扳起面孔，不理司閩那哈腰的姿勢和阿嬌那謙虛的笑容，昂首而過，心裏有一絲隱隱約約的優越感，但却有一點懊悔，想到以前小時候在鄉下與鄰家阿婆打招呼的那股親熱勁兒，便不禁一陣惘然。

處理了一大堆的公文之後，他深深的喘了口氣，查一查今天的時間表，才發覺今天公司的俱樂部有一個戲劇欣賞晚會。作為

主席他不能不出席，想到又要戴上面具應酬一大班會員，他的眉頭就打結了。

出乎意料的，那戲劇晚會却不怎麼沉悶，但終場時的那幕短劇却深深的震撼了他。那是一幕單人劇，一個小丑拿了一大堆各種神情的面具，喜、怒、哀、樂都一應俱全。他拿起喜的面具，立刻就有了喜的表情，手舞足蹈，整個氣氛都輕鬆起來了；但當他一換上怒的面具，立刻就憤怒得張牙舞爪，東打西劈；套上哀、樂的面具，也各有它的神態與表情，實在是非常傳神。

坐在觀眾席的他，看着這幕劇，心想假如有這麼趁手的面具，倒也不錯。一個念頭還沒轉完，舞台上却有了變化，急促的鼓聲，透露出緊張的意味，原來台上的那個小丑戴了一個喜的面具，却怎麼也脫不下來，他焦急、惶恐的用力扳那面具，弄得滿頭大汗，仍然還是扳不掉。結果他急得哭了起來，但臉上仍是一副笑嘻嘻的表情，顯得怪異極了。過了一會兒，他憤怒起來，用力的敲打那塊面具，又撕裂身上的衣服，但臉上仍是一副笑嘻嘻的表情，令得台上的氣氛不只是怪異，更有一種不能回頭、悲愴的感覺了。最後，那小丑以後無論是高興、憤怒、傷心、失望、憂慮……他永遠只能以一副笑嘻嘻的臉孔來面對世界。

布幔徐徐的落下，他呆若木鷄的坐在位子上，好一會才回過神來，原來戴面具竟潛伏着這麼大的危機，當有那麼一天，不能讓別人由面孔的神情中知道自己

的感受，那就是一種何等難受和可怕的滋味！

他迷迷糊糊的回到家，倒在床上，却怎麼也睡不安穩，盡是做着些惡夢，夢見鄉下的鄰家阿婆，慈祥的面容却突然變得冷冰冰的；寫字樓裏的司閩和阿嬌，也扳起了臉孔，冷冷的瞅着他。他却拿着一大堆的面具，一個個的輪流套在臉上來取悅他們，他們却是笑也不笑，只是惡狠狠的盯着他瞧。突然間，他發覺套在他臉上的一個面具竟然脫不下來了，他用力的扳，用力的拉，但那面具却好像在臉上長了根般，扯也扯不脫。這時候，站在他四周的鄉下阿婆、寫字樓司閩和阿嬌，却指着他拍手哈哈大笑。他害怕得團團轉，甚至急得哭起來了，但臉上仍然是笑嘻嘻的、笑嘻嘻的……

他嚇得大叫一聲，醒了過來，趕忙往臉上一摸，手心觸到的，盡是一臉的冷汗。

翌晨醒來，帶着惺忪睡眼，他踱到梳洗室，看到鏡子中自己的臉孔，却不是以往的疲乏無神，而是一片空白，沒有任何表情，蒼白平坦的，像是一塊白板般，笑的時候仍是一副平板的面容；哭的時候也是一副平板的面容，高興的時候；憤怒的時候……都是一副平板的面容。

他駭得雙手不斷的顫抖，牙膏也握不牢了，掉到地上。最後，他絕望的狂嘯起來……

後記：他把鏡子打破；從此更需要面具，甚至一刻也不能脫下來了。

# 憇在睫毛間的幽意

\*子桑鹿



渴望飛舞，舞，總在閉上雙眼之後，好想飛，却展翅無力。

那你們也閉起眼，當然你們不會忘了，這些在白日，有時夜晚窺伺或偷聽你們的舉動、話語和思緒的講堂、課室、轉彎處、梯級、還有許許多多的門窗，還有學院裏那些來來往往的人群；或遠遠近近匆匆的背影。這些都時常讓我想起短促、無常和寂寞。

這兒的門檻、長廊、石徑、梯級，都是日子的通道。不管往那裏走或趕往那兒，走着走着，你便會說第一學期早已過去，第二學期又到了尾聲。可是陌生的依舊陌生，少掉的，只是眼眸中的冷，增加的，反而是些許的厭惡。（古時候的人就懂得告訴各自的知己，有緣千里來相見。那我們應該有緣。然無緣對面不相識，對於不認識的你們，讓我想想這是那一種矛盾的邏輯。）

從小學到中學，如今走在大學；我像個才剛了悟的老僧、渡客，我畢竟一直是個渡客。校園一座一座的換，越換越遠離家園。如今走在古典的緣谷，谷裏的人情却不復古典，各自重復各自的日月，而渡客的路途愈遠，愈是沒有滋味。

你知道嗎？我家庭院前的仙人掌，該又長多幾節了。以往每次歸鄉，仙人掌總是冒出一兩個孩子在等着我。那根的深度，正是鄉情的深度。但回鄉的道路對我是極不熟悉的。

文學院裏，我將青澀和歡欣種下；我把地質學院、語文中心院、教育學院及馬大圖書館築成籬園，將夢苗安置其中，一覺醒來，所有的長廊石徑一夜間成了流川，文學院竟是鹿潭。流向潭的，是廿多年廿多萬隻鹿的笑、嘆息、鬥爭和憂憤。

廿多年的日子走過多少季節，多少季節裏有多少成敗。成與敗之間，沒有人告訴我，裏面太過虛偽。

讓我的髮逆風揚起，或順風掉落（沒有人在意），然後被喜歡和討厭的鞋踏來踩去（沒有人在乎）。所以風比髮幸運，髮比我無羈，然風是沒有家的流浪兒。但或許，風會選擇這兒作為家的。誰知道呢？

當眼睫閉上的時候，日子悄然過去。人潮在我們的足跡上留下些許印象，些許留戀。

當眼睫翻揭，文學院的日子依然。學子們的目標亦依然；依然很少隨着世界的進展而改變需求與方向。

夜裏，我會再次閉起雙眸。斑苔谷呵，渴望飛舞始終是我的夢之園。

谷外星空如昨。

谷內，日子依然如飛。 □

# 意外 \* 阿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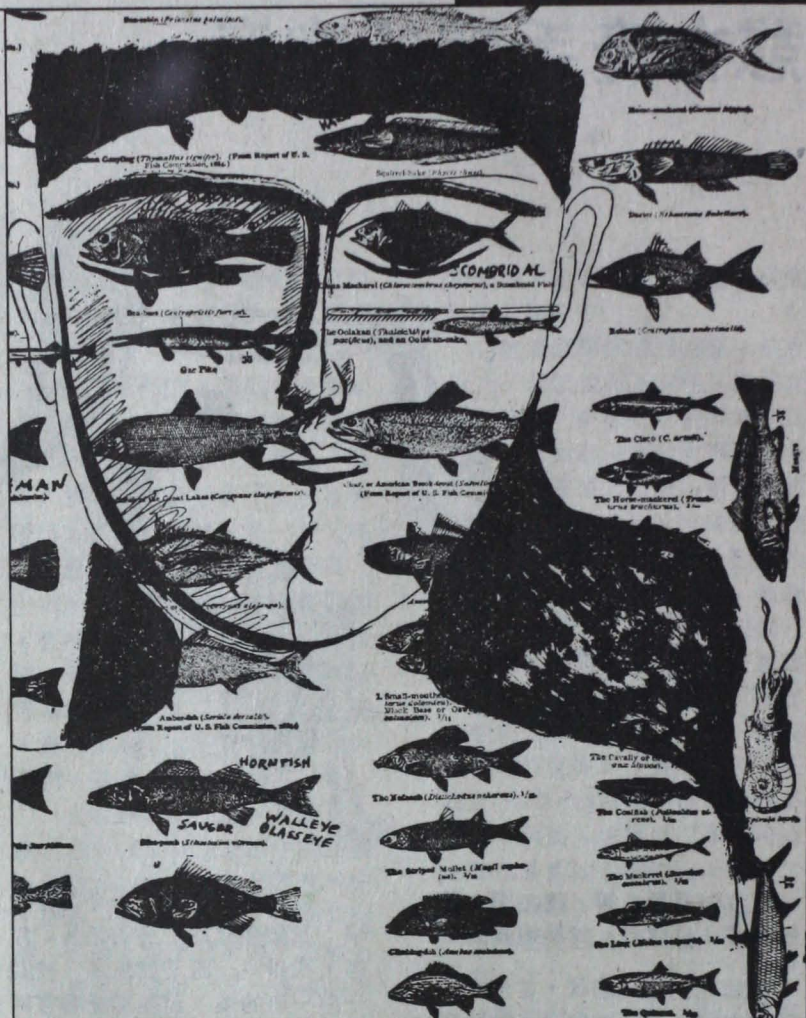
然而意外從不在八點發生，你知道。晚風又總在適當時吹來，使人的天真一寸一寸地消失，最後完全明白：自己才是自己最好的朋友。（你看，窗上玻璃反映的是誰。呵，有些人幸運，總在需要時有需要的人在一旁……有些人不。）漸漸養成一個人自問自答的習慣，漸漸習慣聽自己的聲音，因為知道永不會有第二個人聲回應，因為太習慣在適當的時候沒有適當的人可以共語。呵，對影永不成三人。

把自己膠粘在椅上，把影子膠貼在牆上。燈是永恆的亮在夜裏，夜是永恆的漫長。這彷彿是一個長行。一個鐘頭。兩個鐘頭。三個鐘頭。時鐘的時針、分針、秒針為甚麼永遠步行得這般慢，記憶力的腳步為甚麼更慢更沉重，而且永遠追不上呢？

天上的月在向西沉，明天的朝陽將由東升起。三點了。彷彿已走在通往夢之國的路上。而所有的原理和定律仍如大理石般沉默。這彷彿是與時間競爭的長跑。沒有錦標，沒有歡呼，更沒有終點。有無數的絕望。絕望的寂寞和原始的孤獨。呵，苦苦思索，做一隻海鳥或一株植物是不是比做一個人有更大的存在意義？彷彿一道沒做完的徵積分習題。

然而這一切已無關重要。是的。因為累。心比人更累。日子會翻過新的一頁。明天七點半起床，累，因為遲睡。新的日子。相同如方程式的路。相同的地方，相同的時間，相同的座位。不同的講師。不同的講義。不同的筆記。最後，這是一個相同的日子。

這是一個長行。永遠的長行。永遠的一個人。



# 只是想你 \* 美雨子

竟然在這種時刻突然好想好想你。我關去一室的燈光，讓黑夜更像黑夜。躺在床上五十分鐘張着眼眸看天花板。室內已沒有初時那般漆黑。我可以看見風扇呼呼地轉。也可以看見牆上的中森明菜的笑容。我只是沒看見自己。我在掙扎着讓自己睡去。

我的心是不停的想着你；在你已離去後的第四天。奇怪當你走時我的那臉冷漠。我是不再乎你走的，你只不過回家二三天。我或許可以趁你不在而去快樂一陣。

第一天，我給自己睡了十個小時。不吃早餐不吃晚餐。第二

天我找了位老朋友談天吃宵夜。第三天我碰到五年前教我物理的老師，與他談了一整夜。我的時間才恰恰用完就一天。我根本沒有時間讓你擠進我的頭腦。

你打電話來說你想我。我只是笑，就算回答了你的問題。為甚麼我是如此地不在乎？第三夜我還想着這個問題。而今夜却流了一枕頭淚地拼命想像你就在我這裏。而其實你却在三百哩之外的土地上。

想到這裏，另一種眼淚又掉了下來。算算還有十六個六十分鐘的期待過後，才能看見你的影子。我想吶喊。我想吶喊。



# 寄瑪莎亞女子 \*伊海安

之一

瑪莎亞女子，就這樣我突然想念起你，因為我想念起那個叫 Game 的男子，因為我想念起我們陽光的天空；樹、草、湖水與樹影。

叫 Game 的男子在藍色的天空腳底寫下他的名字。藍色天空底下的地巨大潔白，太陽不捨得把影落下，所以我們非常清晰的記得，這個男子叫 Game；有一雙藍色如無根天空善純的眼。

怎麼說呢，這麼多分分秒秒以後我才想起 Game。

也許這和我今天的心緒遷變有關。今幾個早上下了一場驟雨，我看鳳仙花在風雨的搖曳，看見沉暗的天氣。牽掛掛在我心。

今幾個晚上我又看見星河，看見獵人星座與那一顆顆遙遠相對的淚珠，還有那座在夜裏看起來像城的城市。

瑪莎亞女子，你記得我們的鞋？在美麗的漢朝遺落在海上。

之二

瑪莎亞女子，這些天雨的心

## 心遺落在哪裏 \*也流

他回首，就瞥見一隻灰色的蝶痛苦的癱瘓在地了。

好像還有一陣幾秒鐘的掙扎，呻吟是吐不出了。或者哽在喉間，吃力的喘着氣。然後，就完了。

他怔住。臉開始在燈光下一點一點的失去血色。蝶的魂輕輕飄飄地飛出窗外，他竟然有一種永別的酸味昇起來，昇起來，湧洩着而來。或者，不是的，只是今夜他有一陣沒一陣的恍惚着浮沉着，像電影的幻覺。很遠很遠的，一種隔世的飄渺，觸摸不及。有時稍稍點着了，却一陣目眩，陰黯下來。

情不好，情緒波動，作興把淚大串大串的往下落，害我患了感冒；傷風咳嗽頭痛發燒。還讓朋友說笑護士怎麼可以生病？這神經病的雨，派頭可大也大得不像話。

可是我的情緒却没有波動。

也沒甚麼要緊，現在我不再心緒不寧了，傷心的話就在早上醒來感覺心痛，那麼真實。我會捂住心口，或者我會在夜晚坐在露台看夜與星的呼吸，聽賽門與阿瑟，想念我心愛的人。

昨晚我坐在露台；看見那座城，非常遠，可也像很近。像夢。可是那麼清晰的看見一盞盞的燈；白色與橙色。然後一架青色、藍色與紅色的燈非常遲緩的靠近，然後跌下去。然後又一架，只在半途便消失了。我記得有一個夜晚我們在這裏，看見很遠的地方的車的行駛，車燈閃一閃便熄滅。

瑪莎亞女子，現在我坐在露台，與早晨的風作伴。撒一些麵包碎，可會有鴿子或麻雀來？可我從沒在這裏見過鴿子與麻雀。

陰黯下來後的一切，就太混濁了。感覺不到甚麼，只有一大塊一大塊的黑，像墨一樣。頭暈得好可怕，整個世界不停的轉、轉、轉，要倒下去了。那陣昏眩，濃一陣淺一陣，陰森森的。於是頭愈是暈得厲害，人也開始在轉。轉轉轉。有一種很深遠的廣，像在夢中。是的，或者他真是在夢中。懵懵然牽一絲痛，迷糊中，太多影子飄過，還隱約聽見風的低迴，在遠遠遠遠的另一個方向，醒來時捏出一身冷汗。

他常常有種夢醒的驚覺，在上學的巴士上，在街旁凌散的步伐裏。



## 聯想貓 \*阿胡

黃昏時，屋後的小巷常常蹲了七、八隻貓，有白貓有花貓；蹲着一下一下慢條斯理的舐自身上的毛。有時候也躺着曬太陽，也不曉得是家貓或是野貓。

為了一個睡眠的地方或一些飯菜（我常把吃剩的飯菜拿去餵牠們），牠們會相罵或打架，發出的怒叫和淒厲聲比人們的哮喘難聽得多。晚上會叫春，每每聽到了就笑，跟妹妹說：「聽，又有傻貓在叫春。」

隔鄰養了一頭狗，叫做賓紀。這頭狗和這些貓有仇，常常互相怒瞪或撕打。大部份時候我皆不喜歡賓紀或這些貓，牠們的糞一樣臭得要命，常常撒在後院的士敏土上，隨時會薰得人發昏。這常常給了我們許多額外的清潔工作。常聽人說貓愛乾淨，我看也不是頂對。

這些貓的神態老是懶洋洋的，進瞧人也是謎着一雙眼瞅人，才不怕人來人往從牠身邊行過呢。

有時候從窗口望出去，見到一頭貓在對面的紅瓦屋頂閒閒的走着，竟會莫名的喜悅。難得見到這樣鮮活的情景。在這座荒涼的城裏，我們從來不曾見過它的河裏會游着小魚或早晨會聽到鷄啼。我想我已不能感受到抓了一頭公鷄，拔牠屁股上的毛來做一個毬子的樂趣了。 □

# 恬靜的一天

\*唐祖怡

(原來阿濃有病，頂嚴重，好像是血癌甚麼鬼的，我是後來才知道的。他們說那是絕症，沒得醫的，早晚非死不可。阿濃和我一樣大，十二歲半。就這樣？十二歲半？我氣得要命，氣個半死，恨不得去一趟天堂跟上帝說理去！)

(我說過了，我是後來才知道的。當我知道阿濃快要死時，我哭了。可那天我見到阿濃，我們在一塊玩了一整天。那天我壓根兒不曉得他有病。我怎會知道呢？)

那天是孔子的生日，像過禮拜天似的，不用上學。我帶貓頭鷹去獸醫哪兒做結紮手術。結紮手術大功告成，我就和貓頭鷹去麗士戲院看大爛片《遠在非洲》。

我把貓頭鷹小心翼翼抱在懷中，為牠排隊買了一罐大白鯊牌子的貓餅，為自個兒買了兩個大大的軟綿綿的棉花糖。後來站在一旁想了一會兒，我又買了一頂棉布帽子。我沒騙你，那頂帽子頂可愛。白色的，上頭綉了五隻駱駝、三棵棕櫚、一片沙漠。我

不曉得要把帽子放在哪兒才妥當，我想戴在頭上最省功夫，於是我把帽子戴上。才不過一戴上帽子，我就聽見有人叫：「喂！麥芽糖！」回頭一瞅，原來是阿濃。

阿濃穿了一雙紅不溜丟的球鞋，怪漂亮的。指指我懷中，他微微好奇的問：「貓頭鷹生病了嗎？」

「才沒有，我剛帶了牠去做結紮手術。牛獸醫哪兒。」

「牠又懷孕了？」

「才沒有，不過胖媽媽成天呱呱叫，說甚麼送小貓咪給姨媽姑爹、阿貓阿狗芳鄰送不勝送，煩死了。」

後來我把一個棉花糖給阿濃。阿濃說，像雲，一團粉紅色的雲。阿濃幫我抱貓頭鷹。我仍戴着那頂帽子，挺省功夫嘛。我們聽到大鐘樓的大鐘敲了十下，我們甚至聽到停在碼頭的大輪船響了一串悠揚的汽笛，然後我們才一塊進場。

看完電影出來，外頭下着太



陽雨；細細的牛毛雨。我們說好了要一塊去碼頭附近的和平公園玩兒的，於是我們站在戲院大門旁，臉衝着牆壁看劇照。其他人都冒雨走光了啦，只有我們還呆在哪兒看劇照。我們看到《棉花俱樂部》的劇照。劇照裏有人跳舞。我把鼻子壓在玻璃鏡上，這樣看比較清楚些，我跟阿濃說：「瞧，多有趣！我喜歡這種踢躑舞。」

阿濃伸個頭過來，也把鼻子壓在玻璃鏡上，「這種舞倒怪好玩，黑人可以跳得很好。」

「可不就是，這電影上映時，咱們來瞧可好？」

「好。」

我還是戴着帽子。阿濃還是抱着貓頭鷹，貓頭鷹可倦啦，打呼嚕了呢。我撫摸一下牠的頭，怪可憐的，可是幹嘛牠那麼多產嘛，唉。後來阿濃買了兩個棉花糖。我買了兩角薄荷糖。阿濃給我一個棉花糖，我把三粒薄荷糖放進阿濃的衣袋口。我們又重新看那些劇照，一面舐着手上的棉花糖。那些棉花糖可頂美味，吃了那麼多次棉花糖，就數那天的

最夠味兒。

再過那麼一陣子，雨就停了。

我說：「阿濃，你手痛不痛？換一換我抱罷。」

「甯操心，貓頭鷹挺輕的。」我們走得很慢，經過鐘錶店，我們就站在落地玻璃窗看一陣子。那個鐘錶店掛了一天一地的鐘，其中有一座大鐘，放在一個角落兒，挺高的，有一張桌子那麼高。這個鐘錶走着的當兒，鐘頂上那五個小天使就在哪兒團團轉，還有叮叮噹噹的音樂發出來呢，煞是有趣得緊。我和阿濃都喜歡這個大鐘。我們又經過彭阿姨的冰淇淋店，不過瘦瘦的彭阿姨不在店裏。我們買了兩個甜筒。阿濃還說彭阿姨店前的那棵大樹就叫杏樹。杏花的味道怪香的，挺好聞。

我們只是並肩坐在公園的石椅上，大家齊齊伸直兩條併攏的腿。待我把腿子放下，阿濃還眼瞧着紅不溜丟的鞋子。

「看啥？鞋子是新的？」

「嗯，我自個兒跟阿爸去挑的。」

是我先瞧着先的，可阿濃硬

硬說是他先瞧着先的，我才不跟他爭，牛獸醫跟我說過與人爭東西最沒味兒了。總之是我們看到一個怪怪的女人，牽了一頭怪怪的臘腸狗。她身穿一種簌簌作響的印青花網衣服，頭戴一頂大大的滑稽可笑的帽子，帽子上插一束花還不夠，竟還堆了七零八碎的玻璃珠子啦花帶子啦甚麼的，花里胡哨的像是戲子的行頭。她挺直腰板顧盼自若走路，那臘腸狗可活脫脫就像一根頂肥大的德國香腸。滑稽極了，我們看到一棵聖誕樹牽了一大截香腸走路。我和阿濃咕咕笑；笑窩了心。

我記得陽光溫暖極了，空氣清新得緊，我甚至可以嗅到樹的味道。阿濃琢磨着要把貓頭鷹放在石椅上，我記得我還說：「椅子怪冰涼涼的，待會牠會生病的。我來抱牠罷。」

我們並肩坐在石椅上，靠近頭，壓低聲量說話，怕把甜睡中的貓頭鷹吵醒。我把貓頭鷹放在膝子上。

「你那頂帽子給我戴一戴可以嗎？」

「當然可以啦，可你說它是



不是挺漂亮？」

「嗯，倒真是挺耐看。」

阿濃把帽檐卷成彎兒，戴上。又把帽檐壓得低低地，帽子在臉龐上投下一片晦暗的陰影。他興沖沖的說：「我喜歡這樣戴帽子，這樣挺好玩。現在我只看到你的一雙眼睛罷啦！」

「原來你有一雙明亮的眼睛呢，怪漂亮的。」

「你的眼珠是深棕色的。」

「唉，不曉得爲甚麼，我感覺到我快要死了。」

阿濃把整個頭靠在我肩膀上。「亂講！」我用身子推他的身子，笑着說：「你坐沒坐相。懶骨頭。」

「我死了你會怎樣？」

「我把你丟進大海給魚吃掉，哈哈……。」

「是真的，我覺得我快要死了，我真的知道，我不要死……。」說着說着就流下眼淚，我嚇了一大跳。

「我說笑罷了，你別哭啦。你怎會死呢？你別傻，我才不信你會死！快別亂說話兒，胖媽媽聽見這些話可不得了。」

「可是你會哭嗎？我死了。」那時他用手擦乾了眼淚。

「我是一定哭的，還會傷心得要死呢。你是不准死的，老師說我們很快就會長大的。」

我們後來還吱吱喳喳說了很多話，笑得很開心。那天我穿了一件花裙子，胖媽媽那天早上還幫我紮了一條粗髮辮呢。阿濃穿一雙紅不溜丟的球鞋，看來看去還是一個英俊的小男生。我們愉快地坐在一塊胡說八道，阿濃戴着我那頂帽子。我抱着貓頭鷹。公園裏四下沒有人，只有風微微地吹，只有鳥兒吱吱地叫，只有陽光照在我們身上。我嗅到樹的味道，濕濕的、涼森森的，淡淡的木香味兒。

後來我們又聽到大輪船的汽笛聲。一切都很平常。我們把薄荷糖吃光了。黃昏時，我們才回家。我們走得很慢，經過鐘錶店又停下看一看那座大鐘。我們在大街看到街坊小朋友強仔，他剛剃過頭，模樣變了，差點認不出來。經過冰淇淋店，我們看見彭阿姨坐在門前的杏樹下洗衣服，

她還問我的貓頭鷹怎麼了。到得聖安東尼廣場，我們和一大堆小朋友打招呼，他們在玩跳飛機和滾鐵環的遊戲。一切沒有分別。我們甚至還見到牛獸警抱着一頭大狼狗急冲冲路過聖安東尼廣場，我們甚至聽到麗的呼聲在廣播着粵劇。一切沒兩樣。那時胖媽媽一定是在家裏煮着美味的晚餐了，後來我知道確實是那樣。那一天，我們只差沒聽到上帝和魔鬼的聲音罷了。多年後，我還是排遣不掉這個想法。

（我看見他們把阿濃埋在地下。胖媽媽說阿濃就睡在那個木箱子裏。那個木箱子的味道和樹的味道不一樣。他們把阿濃埋了，胖媽媽就搖一搖那牽着我的手，囑我把手上那束白花兒放在墓前。不曉得為甚麼，我把花一放下，眼淚就流下來了。）

（有時在家抱着貓頭鷹，無端端就會想起阿濃，也不曉得為甚麼，每當我一想到無論哭上多少回，就是不能把阿濃哭回來……於是我的眼淚流得更多更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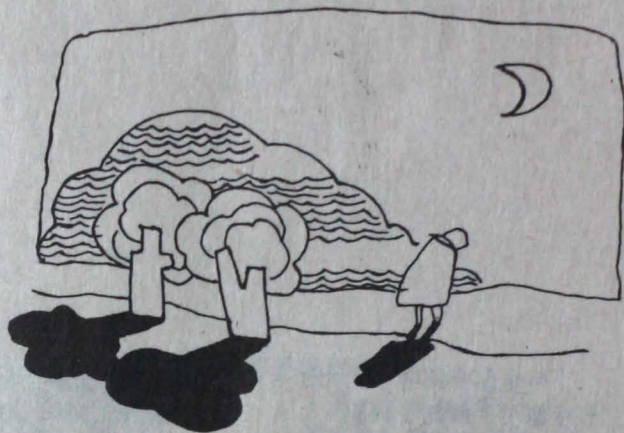
\* 胖媽媽說阿濃就睡在那個木箱子裏。那個木箱子的味道和樹的味道不一樣。他們把阿濃埋了，胖媽媽就搖一搖那牽着我的手，囑我把手上的那束白花兒放在墓前。不曉得為甚麼，我把花一放下，眼淚就流下來了。



# 靠港的時刻

\* 矣 像

\*城裏許多人把性情塞進麵包中，早晨用餐時統統吃掉，消化在肚裏；  
然後掛一張張冷漠的顏面搖晃招展而過。



他們說：你該把這鎮裏的花絮絮，都一一的集好捆紮起來，丟進最深的海。

你必須清楚地看清，畢竟，跟他是有最初和最後的一場電影。在他面前，你再也不能振翼撲飛的旋舞，像蝶，你的美麗足令他暈眩；而你是清醒地知道，他不能跟你生生世世。可是，爲了不傷了他，你已屢次的累絕，在每一個舞動之後；在展展冷漠交織的懷絕中，那薄薄的蒼涼，玻璃網一樣的，罩着每一寸膚髮。

若心中還有弦輕輕地震顫，也該是二胡的低迴、古箏的錚錚、琵琶的纏綿、豎琴的悱惻；響自你面展東風的窗扉，而他的執着仍教他追逐弦音，追逐每一個抑揚頓挫；在你絡絡飛間，釋出古典中猶抱豎琴擁幽影女子的姿顏；在你飄翻風雪的怨眸中，重砌李清照的「聲聲慢」。

然而，你既已泊了港，你既已卸卸，那你必須奏出最後一弦

，爲他。你必須爲這齣電影埋尾，這不須別人落以言筌。

一個電話的模糊混嘈，他聽不到你最後既平靜又鏗鏘的一弦。農曆年，他自另一座城歸來，還携着半斷藕的蓮絲，祈盼再續連，那一株浮水蓮的美艷。純美的期盼中，他再一次在驚艷中掉下蓮池去，在池水中展臂奮力泅泳，縱使成水鬼亦所願。

而你，必須清楚地謹慎地重奏最後一弦，爲他。執着與放棄，都須有個了結，對他。

你已泊了港，就不能再冒險出航，就不能再淹死自己。他已不再聽你遼遠的冷音敲擊：我不能再教會自己如何爲一個透明的夢上顏色。他不能了，縱使雨季飄過，把他弄濕；縱使他仍願遠遠地欣賞你，不打擾你。

即使，多年以前，他曾教你「未來尚可期」，教你擺脫家庭

悲劇的陰影，畢竟，他教不會你要你「拿得起放得下」。爲他負起的責任是如何沉重的擠壓在你瘦弱的肩上？爲甚麼還不卸下？全部卸下？難道在夜裏，當你坐化成一隻唐宋孤蛾時，你才孤注一擲作最後的撲火嗎？

或者，你還須到某一座城去，行一段頗長却清冷的路，去看去驚訝去麻木。城裏的許多人把性情塞進麵包中，早晨用餐時統統吃掉，消化在肚裏；然後掛一張張冷漠的顏面搖晃招展而過。這樣你才學會一點狠心？許多冷漠？

或者，你該爲自己的港避避風浪。而他，是無法再度走進你的港裏，不能掀千重浪，把你們都溺斃。

所以，你必須趁風季之前爲他奏這最後一弦了。

他們說：靠港的時刻，這樣才不會驚你安眠。 □

# 景物

\* 阿 細

\* 村落盡頭，地勢漸高，剛好是山脚了。在那斜坡、山前山後滿是綠草，還有成排成列、低低矮矮的叢叢茶樹；成一林子。偶爾有一小人影自樹叢間緩緩走過，想是上山砍柴的……



辦公室在二樓。二樓的走廊上，屋簷下懸掛着幾盆小小的葱綠的植物，都是叫不出名字的，在清涼的晨風裏微盪。

向着辦公室門口的地方，擺着一張辦公桌，桌上常放的是四年級的華文作業，五年級的科學作業和六年級的歷史作業。有時會有一根不很長的籐鞭。右手邊最上層抽屜常放的有《安徒生童話集》，鍾梅音編關山美繪的《亞洲民間故事選集》和《兒童樂園》。厚重的籐椅背上有時會置放一件寒衣。你知道海拔一千三百七十米的高原上每一間學校，除了有許多美麗的植物，十二點

中午的天氣也很清涼。

才十點鐘。離下課鈴響的時間還有半個多鐘頭。辦公室裏很靜，靜得連空氣也過濾了似的，彷彿所有的風都自動地放慢了腳步。隔壁偶爾傳來幾下打字鍵的聲響。但很快的，又回復剛才的靜了。假如沒有看到屋簷下掛着的幾盆植物那幾塊葉片的輕顫，風的存在也叫人生疑呢。

從葉片之間再看過去，地形突然低了下去，可以看到的是村裏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屋頂，對了，因為學校坐落在小山丘上，二樓的辦公室仿似一個瞭望台，把村裏的景物盡收眼底。村落的

盡頭，地勢漸高，剛好是山脚了。在那斜坡、山前山後滿是綠草，還有成排成列、低低矮矮的叢叢茶樹；成一林子。偶爾有一小人影自樹叢間緩緩走過，想是上山砍柴的，靜靜走過，彷彿是山水畫裏頭的人。再遠一點，山頭山腰，尚有白雲與薄霧籠罩，陽光自雲霧間透視。這使每一件事物都鑲上一道銀邊，在風裏輕盪。

再過一會，鈴聲就會響了，鈴聲彷彿會為這恬靜的畫面寫下一個句號。剛才那一整座高原的沉默，成了我一生中其中一個安祥的早晨，它已經寫在風裏，日後即使翻讀，也仍歷歷在目。□

# 一架舊鋼琴

\* 阿 怡

\* 是這樣的窮極無聊，是這樣的日下無新鮮事，於是我打算買一架舊鋼琴回來自娛，爲做老姑婆鋪路。



起初我以爲吉隆坡有金拾，所以我畢業後就單槍匹馬闖吉隆坡。可吉隆坡不是沒有黃金，只不過我撿到的都是垃圾。

我自己租一間房子住。每天早上醒來，我務必一陣傷感，夢裏不知花開花落多少。有時更是哭着醒來的，也不曉得爲甚麼，大概見鬼了。每當哭着醒來，我就對自己的靈魂說：哭個鬼，眼淚又不值錢，如果你哭下來的是黃金，那麼我就說你聰明。當然我是蠢人，因爲我從沒哭下黃金來。於是我一把擦乾眼淚，梳洗、化粧，穿衣裙穿高跟鞋，吃早餐，滾去上班。

我在逃避着一些東西，他說。他坐在我對面，一直吸煙，凝視着我。我知道他在端詳着我，可我還是自顧自的吃我的飯。我保持沉默，且故意不去看他的臉

。我討壓辛苦工作了一天，還要出來聽男人訴苦。

你知道嗎？你是一個鐵石心腸的女孩子。他說。他還是吸煙。他穿一件白底小紅花的襯衫，白長褲。這麼花巧！我心裏說。可我還是沉默；沉默是金。通常男人對我下類似的評語，我皆不發一言，這些話差不多和廢話一樣。我仍然吃我面前的炒飯。

我真不明白，我到底有甚麼不好？他懊惱的說。他吸着煙，看進我的眼睛裏去。我調開視線，心想：來了來了，終於來了。我的天。可我一點也不緊張，我只淡淡的開口說，沒有人是十全十美的。那你想怎樣？你就快做老姑婆的了。怎樣？沒有怎樣。我還聳聳肩膀。誠然，我就快做老姑婆了，但我不會對這些話生氣。我心想，這人真言談無味。



他知道他說錯了話，於是他又帶着稍微補償的語氣說，吃玩飯我們去那裏？我也不曉得要去哪兒才好；公園和狄斯可舞場我是不去的了。他忽然好像靈機一觸地說，那麼我們去游泳好嗎？不了，晚上游泳我怕着涼。我才提不起興趣跟他去游泳，我懶得玩捉迷藏。於是我平靜的說，載我回去可以嗎？下雨了。明天我還得上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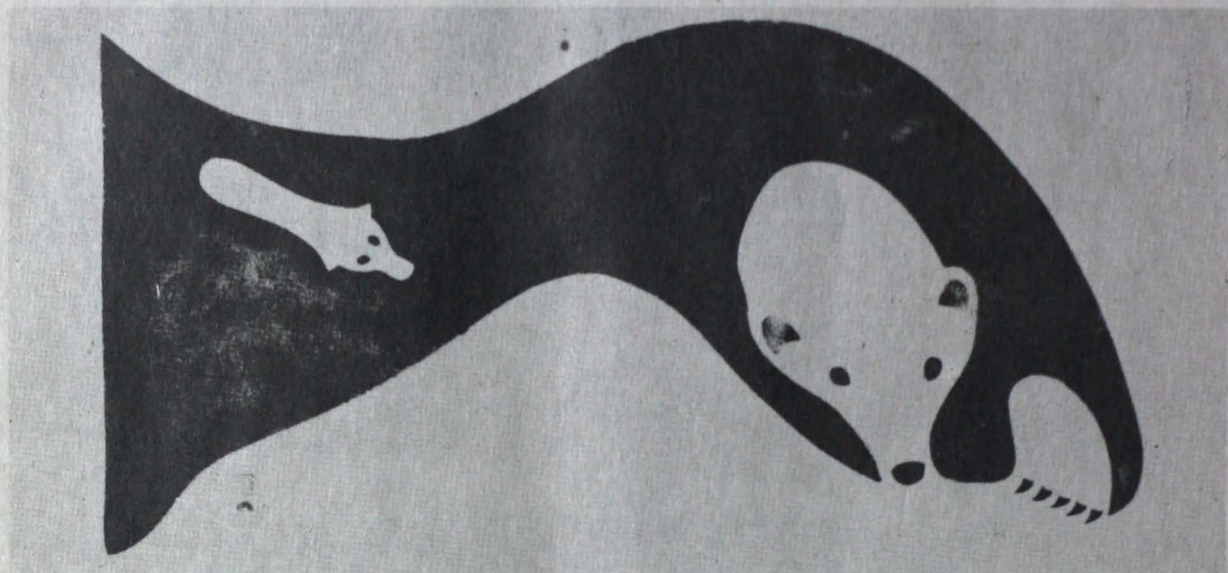
一下了車子，我就決定以後再也不跟這個傢伙出去了。我明白，這種飯吃下去只有越吃越麻煩，而麻煩的不是他，是我。本來還以為有火花呢，簡直見鬼。一直以來，我都曉得他在追求我，除了這個，我還知道他應用熱一陣冷一陣的追求術對付我。我才不動生色，我對這種遊戲沒興趣。我是很久很久才跟他出去吃

一頓飯的；多數是在「如不答應，那大家撕破臉不好看」的情形之下去的。而誠如琪琪說我：你不够厲害，連應付男子也不曉得。寂寞苦悶的時候，叫這種人在你面前團團轉就對了。我才不幹，這樣搞法，首先累死的一定不是這些人，而是我。所以當我寂寞當我心情不好時，我選擇睡覺，選擇早睡早起身體好。其實除了他，還有兩個人在追求我，可是有甚麼值得炫耀的呢？也不曉得為甚麼，跟這些人在一起，老覺得少掉了甚麼東西似的，完全不來「電」。所以我還是獨自上班下班，獨自吃飯看電影聽音樂逛百貨公司上銀行買乾花去博物館去游泳。這樣對你有甚麼好處？琪琪說，你跟人家去吃飯看電影又不意味着你非嫁他們不可！怕甚麼？你這樣孤孤單單很好嗎？

當然不好；處在青春期的，現在這樣當然不好，可也不是頂壞。就這樣算了，沒有樂也沒有甚麼不樂。是這樣窮極無聊，是這樣日下無新鮮事。於是我打算買一架舊鋼琴回來自娛，為做老姑婆鋪路。

我還是這樣，每天早上醒來，務必一陣傷感，夢裏不知花落多少。當然，有時也照樣哭着醒來。所不同的只有一個新花樣，那是我每個星期一、三、五下班後要趕去學琴，引得我媽聲四起，但我還是風雨不改去學琴。雖然有了這一架舊鋼琴並沒有使我的心魔變得更快樂一些些，可我頂喜歡每天做在老爺鋼琴前練琴兩小時，並把外頭的世界當成已滅亡，沉醉在其實不很美妙的音樂裏。 □

# 徐流的小說二篇



## 1. 死林

這是一座原始森林。濃密的葉子層層疊疊，彷彿沒有一絲空隙。我身上沒有帶指南針和手錶的東西；太陽月亮星子便是指南，而家裏有一個五呎高的古人大壁鐘，這麼笨重的東西，又如何揹着到處跑呢？爲了知道時間和方向，我昂起頭……太陽呢？月亮呢？南北斗星呢？它們不是不見了，而是厚重的，各種奇形怪狀的樹葉把它們隔絕。我沒有方向，沒有日夜，因爲迷途了，在暗霉潮濕的森林裏，悵獨的覓着出路。

帶在身上的乾糧，不知道在甚麼時候遺失了，沒有風，沒有半絲聲息的森林裏，我飢寒交迫地在樹與樹之間穿插而過，腳下腐爛的葉子，像泥沼般陷上我的小腿，而我仍倔強的活着，這麼多天了，仍然找不到水源，在這座喚作「死林」的森林裏，除了鳥兒，沒有任何野獸。我真的走

不出去嗎？我會不會死在這兒？和腳下的葉子一起腐爛，和永遠的黑暗一起沉淪？不！雖然腥臭的空氣令我昏暈嘔吐，身體各處傷痕纍纍，雖然我疲累欲死，尤其聽到滂湃的水聲，仍然虛弱的掙扎，扶着一棵樹，跌去抱着另一棵樹，一路跌跌跑跑循聲而去……

當我睜開迷糊的眼睛，四週還是黑的，黑色的河急湍而流，河面一點點不斷變換的粼光。我趴在冰冷的地上，抬起頭，我看到了北斗星，我看到很濛很濛的月牙兒，同時，天空是銀色的，我喜悅的掙扎爬起，我趴着冰冷的土地開始移動，那不是土地！土地是不會移動的，我屏息低頭看這黑色的物體，竟如屋子那麼闊，牠的頭呈三角型，兩隻眼似沉睡的半閉着，這麼大的一頭蛇，牠正用一種奇怪的，半凌空的姿勢往河流游去，我酥軟的伏在

牠的身體，像坐在一艘船上，牠要載我去那裏呢？東方的太陽慢慢出來了，我側頭看黑色急流的河，黑色的河面浮着許多樹幹，我側頭看岸邊的另一座森林，啊許多各種各樣的野獸：老虎、獅子、豹、恐龍、麒麟，以及各種大小顏色的蛇，猙獰的湧下河流，牠們不斷的在後面狂追，黑色的大蛇厲聲狂嘯，粗尾巴左右地在河面搗拍，游來的猛獸總是不能近身，牠迅速的一直往下流游去，漸漸，我看到我熟悉的景物，我看到我住的村莊……

牠把我放在岸邊，用紅色的，分叉的舌頭撫我的臉，我便在亂石上睡着了……當我醒來的時候，黑蛇已經不在，映入眼前的，是我破舊的家園和熟悉的親人。我把故事告訴他們，沒有任何人相信，他們唯一相信的：我是第一個活着走出「死林」的人。□

\*「不！不！你會犧牲！」她不斷掙扎狂呼，恐懼的回頭。另兩個星人隨後追來。雪地裏，我被一個「星星人」抱着，後面追着兩個「星星人」，完全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 2. 星星人是我的愛

那天，我著了件紅黑相間的格仔風衣，雙手藏在深而溫暖的衣袋，頭上載了頂像聖誕老人的帽子，腳下著黑色的長靴，笨拙和喜悅的在白皓皓的雪地上狂奔……漸漸走出人群，竟也不怎麼在乎地靠在樹上喘息，忽然，我聽到一聲極細微的驚叫，身體立刻傾斜壓在樹上，「樹」倒了，「樹」會驚叫嗎？我詫異的看「它」，那原來是一個由頭到腳都著白色的女子！而我竟以為是一棵掉完葉子的禿樹呢！

「中國娃娃，妳把我壓死啦。」她掙扎自雪地爬起，一張臉仍然是笑吟吟的。

我楞楞地端詳這張像水晶的臉，如此完美無形，忍不住驚呼：「妳好美啊，從沒看過像妳這麼不吃人間煙火的女子。」

她突然一聲尖叫，情緒作了極大的轉變：「妳是他們帶來的人，妳是他們帶來的人，妳是他

們帶來的人，妳是他們帶來的人，妳是他們帶來的人……」聲音由激動轉為猶豫。

我吃驚的看着她：「這是怎麼一回事呀？」

「妳和我，永遠回不去了。」她憂悵的眺望無限的雪地，水藍的眸子，像一座海般深沉和絕望。

「為甚麼？」我自衣袋裏摸出指南針，向她揚了揚：「我從哪一個方向來，也能自來的方向走回去。」

「沒用的。」她用力的搖頭，灰心的說：「沒用的。」

「走吧！」我拉拉她的手。

「沒用的，沒用的……」她用力甩脫我的手，喃喃的說。

我唯有扔下她，往來的方向跑去，踩在軟綿綿的雪地，一路嘀咕這莫明奇妙的女子，可是，我竟又看到她，她竟在我的眼前

的十碼外，對我淒然而笑。為甚麼？……

我不甘心，背身而去，一路轉頭盯着漸離漸遠的白衣女子，甫看向前方，她竟又用着同一姿態出現眼前，無論努力了多少次，我仍然擺脫不了雪地上一個白色的影子，遍佈汗水的背脊湧起一股寒流。

「這是甚麼鬼地方，她是鬼嗎？」我跌坐在像綿絮的雪地，一切不祥的念頭盡在腦際盤旋。

她緩緩走向我，頭上罩了塊白色的緞布，由頭到腳的白，在冰天雪地的異國，我竟遇到一隻這麼美麗的幽靈！

「妳一定以為我是甚麼怪物，起初，我也以為自己死了，在這個地方，走來走去，總是回不去。」

我瞪她，聽她講一則也像是自己的故事。

「來。」她伸手扶我，一路帶着我走……

一座像冰柱疊成沒有型狀的「屋子」，在不斷紛落的雪花下，像溶在水裏的冰塊。

「這就是我住的地方。」

我隨她踏進「冰屋」，迎面竟吹來暖暖的風，四週都是暖暖的，一切裝璜都像玻璃般互相反映着，我坐在冰做的椅，撫摸冰的桌，用眼睛詢問她。

「他們總共有三個人，每隔一週來一次。」她指向前方一堵「冰壁」，說：「他們自這處來。」她走過去用手沿着畫一個弧型，我才看清「冰壁」紅色細微的線條。

「紅色的線爆裂出耀目的光點，他們三人便在紅點爆裂的剎那間出現。他們不會說話，不過，一個很威嚴，一個很兇猛，另外一個……」她垂下頭，低聲的說：「很溫柔，對我很好。」

「他們是甚麼？」

「星星人。」她用手比一比頭：「像小時候我們畫的星星，不過，他們的身體和人類一樣，頭却像五個角的星星。」

「那是甚麼樣的怪物？」這麼不可思議！

突然，那堵「冰壁」自爆裂的光點走出一個「星星人」，白得透明的「五角」臉，細長倒吊的雙眼，和微彎上去的薄唇，我來不及接受眼前的一切景像，「星星人」迅速左右抱着我和白衣女子奔出「冰屋」。

「不！不！你會犧牲」她不斷掙扎狂呼，恐懼的回頭。另兩個星星人隨後追來，雪地裏，我被一個「星星人」抱着，後面追着兩個「星星人」，完全不知發生了什麼事。

雪花紛紛飄落，像很大滴很大滴的雨，冰涼而酥癢的打在我

的臉上，然後，我看到了人群，在我欲掙扎脫他的臂彎時，他已經把我和白衣女子凌空放下，立刻，一聲轟耳的爆炸聲響起，我和她轉過頭去，只看到雪地上沉下一個黑色的洞，五角的頭和四肢，像模型般印在白皚皚的雪地上。

她跪在雪地，咽鳴的啜泣，虛脫的說：「他死了，我寧願不回來，我愛他……」 □



# 徐 流 詩 二 首

## 一隻蝶

也許欠了一些債  
冷冷的氣候  
突然有一種情緒  
我前生的緣都還了  
寫在臉上的心情  
也許不該  
却又躲不開前生的因果  
而背太重了  
趕不上春天的路  
突然有一種訣別的情緒  
景色漸模糊  
趕完這一程  
我要上路去了  
必然時傷痛  
隨步伐漸漸遠去  
你會忘記  
曾經有一隻蝶  
就這麼飛過去了

## 始與終

每一個開始  
都以爲是一個終點  
也不知誰欠了誰  
流傳中的神話  
爲今生開了一樹花  
花香總是醉人  
也忘了追悔

每一個開始  
都以爲是一個終點  
於是一次重逢  
再次分離  
翻版的愛情  
也累於演回同一角色  
說同樣的諾言  
再有來世  
我該把多情的我還給誰 □



# 風 客詩三首

## 闖林

雨後我闖進樹林  
她迎我一身蒼綠  
空氣清新帶甜  
我貪婪地呼吸

我一直往前走  
撿起一些甚麼拋棄一些甚麼  
直至被圓熟菓實的爆裂聲驚醒  
始悟眼前只見林不見樹

樹林深深沉沉  
我一直向前走  
我已到達目的地

## 他們就如此回來

很高興他們都健康地回來了  
沒有帶回鏡花水月  
也不一定非携回麵包不可  
能夠舒泰而快樂地回來  
已經足以向自己交待了

他們的臉色紅潤  
貧血症已不治而癒  
而且帶回希望的種子  
說要栽在生活中  
做個實事求是的園丁

以前的許多刻意  
譬如做人與寫詩  
現在祇要吸口新鮮空氣  
在每個清晨  
當陽光叫他醒來

## 生命將會怎樣

「生活是美好的，唯有心靈和肉體和諧相處、自然平衡，彼此都能保持尊敬時，生命才可忍受。」

——羅倫斯

如果我們的詩人不如是說  
生命將會怎樣？

有些人刻意地生活  
弄到生活不知如何是好  
當然我們的詩人也不好過  
腹背受敵恆是忍受下來  
他們的命途啊  
爲甚麼總是多舛？

感謝智者給我們的啓示：  
爲了追求美好的生活  
大艱苦也可忍受  
我們在生命裏投下一些甚麼  
也會帶走一些甚麼



# 城裏的一張臉

\*冬 竹



城裏的日與月  
猶如一張緊綳綳的臉  
五官俱傷  
淒楚得只有痛

我的一張臉  
晝夜站在鏡前  
端詳自己

一直在白晝裏走累了自己的旅程  
一直在深夜裏輾轉不成眠  
一直想着太多的理想  
一直仰望着那看不見的前景  
一直愛作繽紛七彩的夢

城裏的一張臉  
日日月月的端詳自己  
給自己一次又一次的刺傷  
一張臉破碎而七孔流血

一面鏡缺口的難圓

反省又反省  
鏡裏的一張臉  
原來是身心不一致的怪獸  
在幻想與現實裏  
緊綳着臉牽強的笑着  
要接受歡樂悲苦  
要接受真實虛偽

有人抹潔了鏡  
有人染污了鏡  
有人不知鏡中的自己是  
髒或淨

我站在城裏的鏡前  
日日夜夜端詳自己

□



# 午夜日記

\*王祖安

午夜一排子彈橫掃過伏藏在樹叢間的髮堆上  
一隻貓頭鷹屹立在陰濕的磚瓦上咕咕鬼叫了兩聲  
枯槎上慘澹經營著夜色的月飛出了幾隻夜歸的鳥影  
原以為那樣轟然涵蓋的靜悸正在雲端徐徐中飄移而去  
却兀然停定，以肅穆又荒寂的廢墟姿態  
攤開，攤開一頁遺漏已久不曾錄下的日記：  
我看見許多童伴精光閃現的瞳眸嵌在碎裂的石壁上  
呼喊著我要我一起去冰涼冷冽的小溪探尋生蹦活跳的  
魚蝦，並且裸裎在濃密的葉蔭底下歡暢着嬉水沐浴  
正當時間危殆無助的垂手站立，默默不語的時候  
一轉身我撞見母親木然的凝望，孩子氣地喃喃數說著  
大家庭裏的恩恩怨怨，一張風雨飄零的面孔  
而我異鄉人的心靈竟觸碰不到這一切呈現的意義  
靜靜地我們在膠林裡拾柴，在斑駁的枝葉間  
鳥鵲啁啾，忽上忽下相互嬉鬧地追逐著。午夜

砲彈琉璃的氣息彌留，在伸手可及的空間裏  
一切都在此中斷，沒有哀吟，沒有呼救，冷冷的  
記憶之網，交織在意識最陰深處的頹牆敗壁中  
忽然有一個聲音在靜寂中向我招喚，要我走入  
綠沉沉的膠林，鬚鬢是昨晚臨寢前父親的叮嚀  
要我在拂曉前準時到達，這片整齊有緻的大自然  
我聽見了早安合唱曲，在晨光透進枝葉的同時  
有許多同一的步調和姿態，窸窣窸窣的旋律  
從南到北，自東至西，迴響在一片綠的演奏廳中  
持續並反覆著同一的主題，然後再轉換成  
白的變調，洋溢著喜氣的收穫之歌，持續著然後  
在這急忙的行進當中，突然有一團黑自天脚邊  
冉冉升起，先是一陣陰寒的風慢慢  
愈吹愈疾，枯槎紛紛掉落，乾葉自地面旋起  
然後雨點自遠至近，像命運一樣地逼近  
夾著膠葉鬚如流彈一般地橫掃過  
我伏藏在樹叢間的髮堆上。午夜



□

# 明天會更好

\*紙 紙



我說終於聽到一種聲音  
在八六年的早晨  
絕早絕早的早晨  
太陽一點都不張開雙目時  
是那種聲音  
叫我睡不下去 久久久久

他們說明天會更好  
在吃着午餐的時候  
一碟蛋炒飯與一杯白開水  
孤獨依舊漫延  
舊日的傷依舊流進這個明天  
雖然彩蝶的舞永遠在春季裏美麗

你說我這次走了不知何時再來  
但是我是無論如何不再回頭  
走過的路只好用來做長長的回憶  
寫過的感情也只好風化過去  
本來桌上的鬧鐘和檯燈是有一定的典故  
在某一夜的失眠在某一夜的飛蛾撲火

科學家說今日開始咱們要加倍  
加倍的努力趕緊的改進  
核子彈其實不是那麼一回事了  
長生不老藥不將是個神話  
星球怪獸的詭秘已成歷史  
我們的孩子逐漸走進時代的麻木與陌生

詩人說詩已失去了它的價值  
在午夜時分喝一口酒  
思想在半空遊蕩  
心在格子線條明朗的紙上鑿痕  
是否不要再臉紅或哭泣  
爲了寫不出寫不成寫不完的凄美

我說最鍾愛「痕鬱蒼暮綠」這五字  
他們說傷感必須丟入八五年的垃圾筒  
你說開了這麼大的玩笑還是走向昔日  
科學家說未來的日子裏思念僅是小杯果汁  
詩人說魂飄於月圓之夜是最美不過  
終於我說我終於沉睡了所有的往日

□



# 心邈邈，需此一山

\*謝永就

被賜予羽翼的  
附帶蹣跚  
而隻隻飛蟲的節足  
蘸着草香……  
你是那一隻飛禽  
在海之闊中天之空裏  
沒有憩站，飄渡此生？

•  
要否迴峰  
轉千路鳥道？是否欲擁峰嶽  
引冥想攀巔遠瞰  
在邈邈心底一隅？  
要不要樹  
撕出大片奇綠巍然？

•  
探覓此生，需此一山  
探覓來世，更需此山  
探覓——  
嶽下之水呢？

•  
嶽下之水，  
載瓣瓣不着邊際的山花  
自流去……  
唯有水紋  
根扎這山倒影。

\*後記：

校院外的新打山，時而被飛霧浮  
湮深藏，僅透露一小撮老僧侶的眉須  
似的山發，不及半節課光景，漫山溼  
霧即已飄散，不留蛛絲馬迹。至此，  
山樣已改，其高深莫測之貌却仍未變。

一個視野，多此一山，頓感其平  
衡一幅生命之畫的份量。因為連鳥都  
不選擇終飛不棲作為理念，遂覺邈邈  
之心，確需此山。而如此一座心嶽，  
具理性之面孔，亦含感性的血脈。選  
擇了它，即須以理性，將感性造成的  
殘局，一而再，再而三地——作心靈  
的再築。

八六年三月九日·追記·

# 失足

\* 張雁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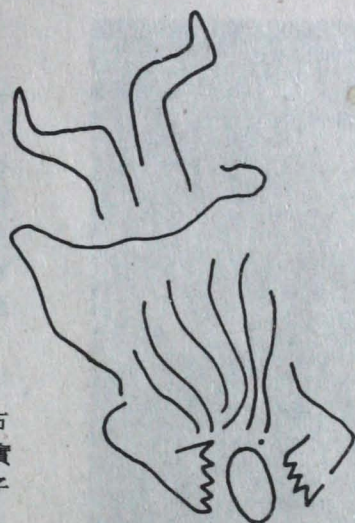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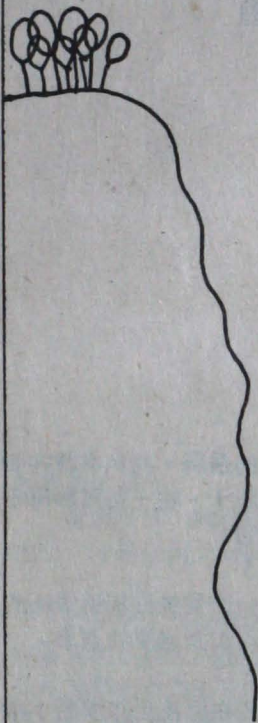
我走進這一條小巷時，就發覺我的後面有一樣東西在動。我沒有馬上回頭去看。我原以為我會害怕，但我的心竟跳得像往常一樣地速度，我才知道自從我進城以來我已改變。我連害怕是怎樣的也不懂了。我的頭垂下四十五度，雙手插進褲袋，好像病夫似的走着。那個東西在跟隨着我，我十分清楚，但我不害怕。這一條小巷窄小得驚人，就只能容納我一個人。其實如果我從那一條大路走回也可以到我的住處的，但我的朋友說這一條路比較接近，我一向來就很貪小便宜的。

所以我就走了進來，我的左手邊是一片樹林。我不知道那是甚麼樹，有些長得很難看，樹葉尖尖又粗粗，有些還過得去，但就是沒有一棵像樣的。我不知道

這一些樹活來幹甚麼，它們只能給人一種恐怖的感覺。其實也不能完全怪它們的，就好像我也不知道我活來幹甚麼，我腦子想做的手腳又做不來，手腳做出來的事又是腦子所不屑一顧的。這樣還活來幹啥，有時真想哭。死掉算了。這一條小巷怎麼會給我這麼多東西想？而又有那麼多古古怪怪的東西。如果我以前走進這一條小巷，我肯定我會害怕得又喊又叫，可是現在這一點東西怎會嚇到我呢，真是笑話。我的右手邊是山崖，我看不清楚山崖的深山崖的深度有多少，但我知道只要我稍微移動一下身子我就會粉身骨碎，所以我的腳只好一步一步有秩序的走着。今晚實在暗，月亮一點也不肯露臉出來。我不知道今天是初十幾，我一向

來就沒有甚麼時間觀念，我是不會知道今天是星期幾或者現在幾點鐘的，我只懂得我每天都在活着，沒有死掉，也死不掉。我的一個朋友很不喜歡聽到我說死，他認為這句話極不吉利，我笑他老古董笑到流淚。我一向來講話就是這樣，只講想講的東西，好像做事情那樣只做想到的事。很多事情我都忘記了，所以很多事情我都沒有做；比如主動去愛人，我的情人埋怨我的感情乾涸，他當然不知道我的感情在我十六歲那年已經用完了。現在我總算聰明了一點點，我只活着等人來送我多多情，有時候我瘋起來時我會對我的情人大大聲喊：好好愛我！

我背後的那樣東西一直靠不近我，我實在佩服他能在整條小



巷的路程一直跟踪我而不靠近我而又一直與我保持一段距離，他一定以為我會感到好奇然後回頭去看個究竟，他越是這樣以為我越是不肯回頭，我要看他能把我的怎樣。我現在連死亡都不害怕了還會怕他那個小東西？就算是他的能力弄死我，那也好，反正我走完這一條小巷就可以到我的住處了。我在我的住處裏已準備了一堆安眠丸，是的，我就是趕回去睡覺，我實在是不想再醒過來了。每天早上我都對自己說我不要醒來但還是要醒來，這一次是不能再錯過了，這一次我的身子實在累極實在不能不睡覺了，這一次我真的不打算醒過來了，我要一直睡去睡去，那又是一種怎樣的滋味？我的住處就快到了，因為我看到了一盞燈，那一盞燈是我的房東點上的。我的房東是個極喜歡說話的女人，她可以

跟我講左隣一家人的故事然後右隣是某某人家的黑市夫人。她實在知道了不少的事情，她的腦子就裝這一些東西。

這一條小巷的路很奇怪似的變得越來越窄，也許是我的身子肥胖的關係吧，我總覺得這一條小巷我走起來很吃力。小巷的路都是不完整的石頭鋪上的，好像剛才那一段路程還沒這麼難走，我的腳開始起水泡了，腿部也開始有酸痛的感覺。我本來再走幾步就可以走出巷口了，可是我的腳竟發生了這種意外，所以我只好坐下。我說過的，我的右手邊是山崖，是的，我掉入了山崖。我並不害怕，我亦沒有喊叫，最多掉下去之後的我是死掉，我不會害怕的。

就這樣我掉下去，可是我還是叫了起來。我終於看到了我身後的那個東西，他站在山崖上，

他咧開着嘴，我聽不到他在講甚麼，但我猜他是在笑。我的身體跌碎在一塊大岩石上，但我的眼睛沒有跌碎，我的眼睛看到了那個東西。原來那個東西是一個人，一個長得與我一模一樣的人。

我掉下去時拼命的大叫，不是因為害怕，而是我看到了那個人。

□

# 關於 Monologue

\* 黃雪豔

\* 鄧肯一生的藝術與愛情生活是如此讓我震悚。她真正面對了懷疑與空虛。

藝術家之偉大在於他能摒棄生活中一切的不徹底。

1

我們又再一次來到海岸，時在五更。處女星座應如期回到規定的位置。成形的黑暗向我宣讀日子在濕度與溫差變化中堅持合格的態度。情緒這兩個字已被濫用太久，甚麼叫做本體論的邏輯辯証，我閣上書頁，喟嘆是故意給神聽的。

2

異教徒，手持一首十四行詩，用粉筆寫在快朽掉的木頭上。坐在美術館前的廣場抽菸，用近乎兀奮的聲調向路人解釋有關「偉大可以創構正統，故它往往先跨出正統以外」。

3

我大部份的作品，對象相當狹隘。正如喬伊所說：你文字間 monologue 多於 dialogue

。對於默契我有過苛的要求。羅智成：「我寧願竊喜於和一個作者秘密瓜分共同的心緒，也不願和多數人去享有普遍而浮汎的共鳴。」但，無論如何我一直服膺於 Stanislavski 的一句話「愛你所愛的藝術，而不是藝術中的你。」這是在創作之餘的主知傾向。

4

我生活在窘迫且近乎尷尬的步調中，所有有關星體與感性的溶入屢屢造成衝突。哲學龐大的運作中，我掌握不到足夠的知識

容我輕易的遁隱。我只有讀詩和一點點的莊子，在一切囂騷得不像樣的世間。

5

因此一切帶着波斯菊香味的屬性，總引起我過度的遐思。

6

我寧可在深夜用謹慎的小楷抄《人間詞話》，也不願耗費一分鐘在無謂的論辯中。我希望看到四周的急進者，在跨過某一階段之後，自覺地獨立於自己的情緒之外，客觀正確地批判自己。而我目前龐大的工作，乃在於瀝清經驗造成的陷阱，而開展精神狀態中的內涵面。

7

我相信努力絕對不是一種交待。

8

我的過去和未來，詩人惡意的意象設計和詭辯，都曾是美麗的故事。我相信在圓融自足的生命底下，不是一顆仍負創纍纍的心靈。它必須有足夠的深度與廣度，不只一次包容爆烈與不智。

9

而我只有 monologue，喬伊。

周遭的人不願涉足哲學枯澀的文字。甚至連不足構成疾病的詩和劇場，人們競相走避。良久的恐懼和敵意，我不顧一切觸怒



他們的信仰。

曠廢時日，我將視覺定於一水平，檢視前面大海的浪塊。

10

這一場冬天寂寞的雪，將沒有落足的土地。囚困早晨以一朶曇花凋落的姿態。所有的感知承負一生自覺的距離，不敢有一些聲響。距離出於自發性，甚至先於自知。厚厚的雪瓣，理解異國海暑的早晨。

11

羅智成「藝術家，在這許多磨練中，他應該成為堅強的人，雖然，他仍繼續其最大偏執」在藝術中，我遇到最大的課題，堅持純粹是我後天的訓練。

我同時堅信藝術家揚名太早是一種人為的失誤。

12

十二月的手扎有輕微的喘息。他們砍下木頭，在爐火旁烤聽一些陌生人的愛情故事。而菸的香味稀薄，而冬季過後，我們用冷咖啡澆熄火光。開門出去鑿冰釣魚，深深的果園，我們任其荒蕪。

曠日廢時，用圍巾疊成枕在燭光中看羅丹畫冊，為部份傳說爭論良久。然後早晨又從書扉跌出，用它煎蛋插花補毛衣。我知道，這個春天我們不去希臘，那裡的城池容不下我心中的神祇和他們的悲劇。

13

聯想和經驗使人類容易逸出主知的範圍，而甘於定格。我無意用蕪雜的文字詮釋自己的想法。肉體和精神各自履行它們的義務，我仍未到達生命昇揚的境界，也不理解文的面貌。文字本身有太多的歧義，也隱涵濃稠的象徵，我僅知為它作先行的說明，而以後開展的意義，似乎不在控制的範圍之內。

14

我用一個晚上的時間讀完《紐約的藝術世界》，深為它的年輕和豐饒心悸。

年輕無疑也是一種危險。

過度自溺與對創作的不夠誠懇，將引發一連串不自覺的意圖和形式上盲目的野心。

15

刻意誇大自我的思維，且企圖以自己脆弱作品印証前人偉大的理論，將無可避免的一再重覆自己。因為原本豐富的原創性已被層層掩埋於渴望被重視的動機裏。

16

我無權討論這一連串大的課題，因它同時涉及我隱密的矛盾。

17

管弦、季節與神經質開始在餐桌盤轉。流動的薔薇香氣隨不

同方向的風冥想。我為一口煙能形成多少吻莊重地記錄。最輕忽的髮絲糾結我們讀詩時淡夾的鼻音。

露濕玻璃交錯一片最初恍惚的天色。

有二重奏初試默默的驚醒。

18

鄧肯一生的藝術與愛情生活是如此讓我震慄。她真正面對了懷疑與空虛。以此，她能設法捕捉心中最大的靈感。藝術家之偉大在於他能摒棄生活中一切的不徹底。

其實，鄧肯最令我感動的還是她面對愛情的態度，如此不可理喻，却又實實在在的自挫敗中求得一種生命的昇揚。

19

一連幾晚我完全耽溺在巴哈純粹結構的幾何樂句中。

人與人之間過於開放或封閉的接觸，都很容易陷入混淆不清或習慣性表達。（人的行為往往和其人生觀不一樣）從單純的身體語言出發，我一步步使自己回歸到直覺，對音樂和人際關係的直覺，它通常不會矇蔽我。

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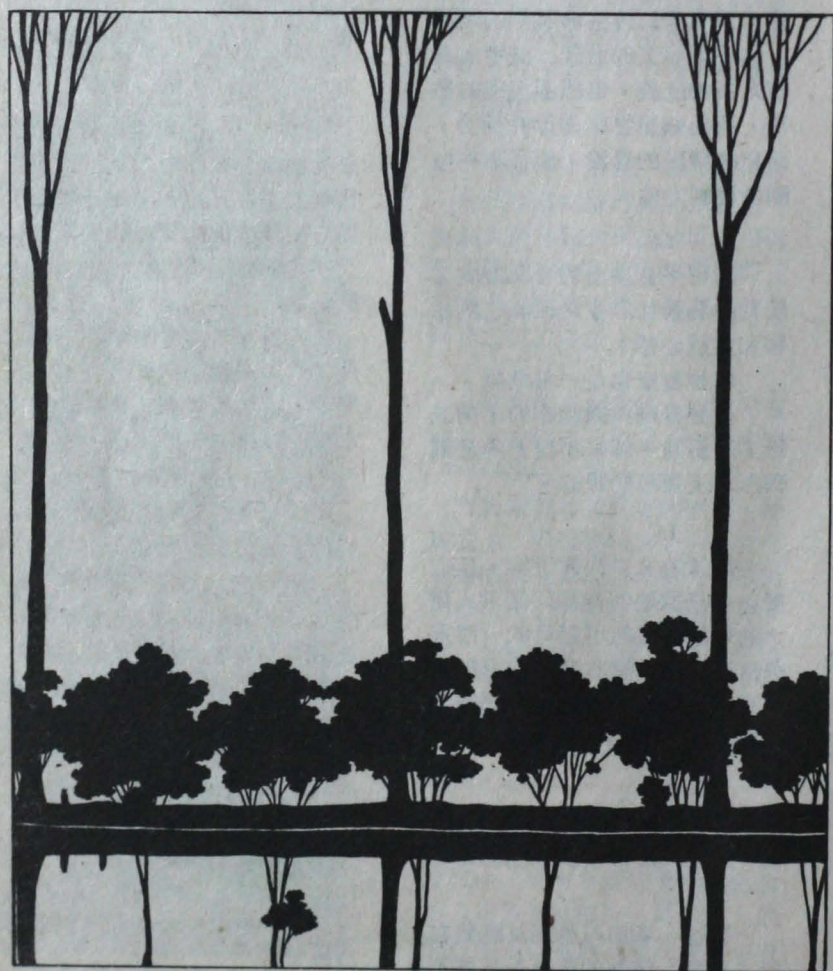
我渴望自你眼裏讀到清朗的詩行，喬伊。

處女星座已如期回到規定的位置。

# 遠寄天涯

\*程可欣

\*有人又在談人生、理想、抱負與愛情，而我有點疲憊。昏黃的燈光使一切都模糊起來，好像很恍惚，很煙遠。



久不見你，竟感覺你在天涯那麼遠。沒有訊息，也許亦沒有太多的牽掛。我們各自生活，各自忙碌；似乎過得蠻不錯。

提起天涯，我又想起了方娥真的《畫天涯》。書中的程雲玉、賴雨琴、郭如輝，總覺得苦比樂多。但日子還是要過下去的，還會有很多事情發生在歲月中。

昨天翻看相簿，看見從前的自己在各種場合裏笑着，才驚覺日子又悄悄走了一大段。又發覺你已好久沒有在我的相片中出現，一份牽掛突然生起。於是決定把這些日子的心情一一整理，寄過去給你。儘管像天涯那麼遠……

我快要過生日了。也許是日子太平靜，總覺得生日那天應是很特別的一天。心中不禁暗暗期待，有點喜悅，又有點擔心。萬一那天平靜如常，那多令人失望呵！

今年生日恐怕不會見到你，也不會見到家人。我想到媽媽在許許多多年前生下我那一天，心情是怎樣的？她不知道我長大之後會變成乖女兒，還是一個叛逆的女兒。但我想，她早已決定好



好的愛我教我。費心思地替我取一個好聽的名字，希望我聰慧婷婷。

媽媽，是在家時想得最少，在外却想得最多的人。幾個月後你生日那天，一定要想起媽媽。

今天風很猛，但沒有下雨。雨季是過去了，我已收起雨傘，準備過一些有陽光的日子。讓曾經的一場雨停住，不再淅淅瀝瀝地在心中圍起一個又一個的漣漪。

早晨步行去圖書館，陽光洒下，溫暖且安靜。而我終於接住了一片飄下的相思葉子。就是那麼巧地跌落在我伸出的手上，似重還輕，其實那是心情。

把葉子好好地收起來。有一天，或許會把它寄給你。

考試正進行得如火如荼。但有時仍忍不住要翻翻別人說的「閒書」。最近重讀《畫天涯》，覺得小時候的程雲玉真有點放任，就像小時候的朱天心。她在《擊壤歌》中恣意地過日子，但却又有大志。看她十九歲在中學讀的書跟我們大學一年級的十分相近，看她爲了那片海棠葉而躲避愛情；真教人覺得慚愧。我們的

鄉愁太遠太遠了，遠得怕海棠葉笑我自作多情。於是只好放棄。偶爾想起，覺得自己在這兒活得好好的、用心地讀中文，也算是一份淺淺的愛。你說是嗎？

還想繼續跟你談朱天心。讀她的散文，就像看見她的人一樣，真忍不住暗暗喜歡她。再讀她二十三歲寫的「行行且遊獵篇」，感覺她是長大了，筆調、語氣、思想都已有所改變。真想知道她二十八歲的心情又是如何的。還躲不躲愛情？還要不要做一隻大鵬？

一口氣告訴你那麼多，千萬別說你不懂呵！你心裏一定急着叫我讀書。我只好把程雲玉、朱天心以及其他很多很多人放在一旁，讀書去了。

忽然覺得很累。

有人又在談人生、理想、抱負與愛情，而我有點疲憊。昏黃的燈光使一切都模糊起來，好像很恍惚，很煙遠。我凝神想一些事，另一邊腦子却暗暗記掛你。想你在如此深夜是不是已睡了？或者仍挑燈夜讀？

又想到未曾與你深談過人生

，談起時不知道會不會吵架？然後一發不可收拾，然後成爲陌路。這樣的結局也許是太戲劇化了，但人生中偏偏有些事是我們意料之外的。別人常說人生如戲，變幻莫測，也許是早已看透了。但有時候我仍不能釋懷。

就讓我們不談人生好了。不談也能好好地活下去，至老至死。不談也能感知生命是甚麼。不談，日子也會快樂下去。

今天考完最後一張試卷，走出考場。迎向我的是一角藍天、一抹溫暖陽光和一片綠意盈然的樹林。我本來應覺得輕鬆開心的，但心中却十分空虛。好像身體內的東西全被抽空了，失去重心，失去方向。多麼希望你會及時出現，分担這突來的寂寞。

但你却在我感覺中的天涯，那麼遠那麼遠。忽然覺得一切都淡了，所有的盼望與想念在一瞬間消逝。

結果獨自走在喧鬧的街上，看車子來往，人們冷漠地擦身而過。聽到一首熟悉的歌，大聲地播：對你不知道是已經習慣還是愛……

饑渴族人  
用點點風  
把上好的  
從一切越過的挑下

你要  
歌人生  
在城市的四壁  
睜眼合眼對話  
好游的女子和張開的手

你要  
了知晨昏  
喜看羣山  
在女人膝上舞蹈

話語由另一次花開  
續說  
那是友親的聯繫  
昨日白骨  
明日醉樹

我的白海岸，剝裸  
本質豎起  
你的茂林  
你濃髮之海  
紫紅鳶尾草

藍山之源  
詩人之話  
畫人手勢  
青天在相同的叫喊中

就在局限的混凝土那邊  
以及更局限的人衆裡面  
你用你的  
友儕的生命播種  
向東西南北風

我們永遠也不會結束  
太陽  
正在我們共有的  
希望上

Chaque Jour

Pour Tam Siu Hiam

Voyageur assoiffé  
Vie de vent / du silence  
Restons le meilleur de ce qui passe

Tu veux  
chanter la vie des hommes  
Sur les murs de ta ville  
Le dialogue des yeux fermés des yeux ouverts  
Filles jolies et main tendue

Tu veux  
savoir le soir, le matin  
Et le bonheur de voir danser  
Danser les montagnes sur les genoux des femmes

Paroles redonnées en autre floraison  
C'est l'amitié qui se fait lien  
Senteur du large  
Os blanchis d'Hier  
Arbres fous de Demain

Mes rivières blanches, dépouillées  
Essentiel dressé  
Tes forêts luxuriantes  
Tes mers aux chevelures lourdes  
Iris mauve

Les sources des montagnes bleues  
La Parole du poète  
Le geste du peintre  
L'Air dans un même cri

Par delà le béton borné  
Et des hommes plus bornés encore  
Tu sèmes ta vie  
Celles de tes amis  
Aux quatre vents de tous les autres

Nous n'en aurons jamais fini  
Et le Soleil  
Sur nos espoirs  
Partagés.



Jean-Jacques MORVAN  
en Poésie, novembre 85

\*莫鳳手迹

日課

——致陳瑞獻

\*莫鳳作

\*陳瑞獻譯



莫鳳及其作品



BULANAN CHAO FOON OGOS / 1986

\*莫風作《牆之記憶》Memoire d'un mur

\*Dicetak dan diterbitkan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Tel: 7572455, 7572551, 7572769.